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瓦城上空的麦田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瓦城上空的麦田

鬼 子

GUIZI

■ 鬼子，广西罗城人，一九八九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，同年曾考取了该校的研究生，后因生计艰难而弃学，一九九六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，曾出版的作品集有：《被雨淋湿的河》、《上午打瞌睡的女孩》、《遭遇深夜》、《艰难的行走》、《幸福时光》、《谁开的门》、《苏通之死》等，其中《被雨淋湿的河》曾获第二届（1997—2000）鲁迅文学奖。

三 点 备 忘

鬼 子

一、三年没有发表小说了，三年里虽然有过不少的新欢，但心里最爱的还是小说创作。小说创作对我具有绝对的诱惑，冷艳，无可抵挡。

二、我把《瓦城上空的麦田》、《上午打瞌睡的女孩》、《被雨淋湿的河》看成是我瓦城三部曲。我的小说，写的都是瓦城，但这三部，与众不同。

三、《麦田》的创作，对我来说是一次心灵的较量，是悲悯情怀在我心中的另一种残酷的扫荡。别人读了如何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，却在心灵的深处真的有种痛楚，一种久久的苦痛。小说有很多做法，但如果真的希望小说不死，希望仍有读者，那就依然需要设法让人感动，让人受到震撼。震撼靠什么？靠的就是对故事的创造和利用细节对情感的穿透。我

以为这是小说吸引人的最基本的东西。你用不着担心你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就好比我們每天都在做梦，梦中的事有几件是真的？可我们时常被梦中的事情吓得一身冷汗，这是真实的，可见真假的故事对作家来说，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，你是否有能力让你的故事像你的梦一样，与你同在，而且充满真诚。

瓦城上空的麦田

鬼 子

我六岁多快七岁那年，母亲被别的男人偷走了。当时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们家的床上怎么突然间空了一个人。我问父亲，我妈呢？我妈怎么空空的了？父亲没有回答。父亲只是朝我拉着那张老脸，像是拉扯着一块抹布。父亲那年已经是一个老头了。我母亲不老。我母亲比我父亲小好多好多，而且长得好看。我们三人走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在背后指点着我的父亲，说他应该是我的爷爷。但我没见过我的爷爷。我母亲也没见过我的爷爷。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为什么不去找回我的母亲。我只是发现，父亲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呆呆地想着什么，一边想一边狠狠地咬着牙，空空地啃着什么，啃得很苦很苦的样子。

过了没有多久，好像是下了一场连天的大雨，雨一停，太阳出来了，阳光刚刚照在我们家的门槛上，有人就跑了过来，站在我们家的阳光里，然后对我说，你也七岁了，你跟我们一起到学校去报名去读书吧。我跟着他们去了，我交了钱，我

领到了书，我还上了两天课。第三天，我正在教室里歪头写着我的作业，父亲突然闯进来把我拉走。老师当时就站在我的旁边。那是一位女老师，长得跟我妈一样好看，胸脯也是那种高高的像两座摇摇晃晃的山。她对我父亲说，你这是干吗？我父亲说不读了，我儿子他不读你们的书了。说着把我的课本统统塞到老师的山头上。女老师吓得往后一退，但她拖住了我父亲的胳膊。她说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不给你的儿子读书，你没有这个权利。父亲没有跟她多嘴，他把胳膊往外一抡，就把女老师抡到了一边。父亲拉着我，直直往学校门外走去，一边走，一边在嘴里骂着那位老师，什么权利？你他妈才没有权利！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权利是什么。我就像一只小鸡，被父亲紧紧地提在手里，两条小腿好像随时都要离开地面。

父亲告诉我，我们不读书了，我们到城里去！

我说城里在哪里？

父亲说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

我提着两条细细的小腿，就这样跟在父亲的身后，走呀走呀，一直走到天黑，我们才走到了瓦城，从此开始了捡垃圾的生活。

我曾以为，我的母亲也在瓦城，我以为父亲把我带到城里，不只是为了捡垃圾，同时要捡回我的母亲。但父亲提都没有提起过。直到四年前的冬天，他病倒在了床上，我才从他的嘴里知道，我的母亲其实不在瓦城。我不知道父亲得了什么病，父亲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上医院。父亲只是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了，他觉得胸膛里的空气越来越稀，越来越

少，越来越不够用了，就好像桶里的米一样，一天比一天少了，眼见着就要见底，眼见着就要吃没了，只等哪一天一场大风忽然吹来，那米桶就会把屁股翻起来，然后随着大风呜呜地叫着，然后朝另外一个世界飘去。我父亲说，真要翻就翻吧，他不怕。父亲怕的是，他翻了我怎么办？我那年才十一岁。他因此把我叫到床前，让我坐在他的床边，让我挨他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他说他不能大声说话了，如果大声说话，也许只能说完两句，也许两句都不能说完就断气了。我说那你就慢慢说吧，你别大声。我说你小声一点我能听见。

父亲说，我可能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

我说我知道。

父亲说，我有一句话要留给你，你一定要放在心里，你要给我牢牢地记住。

我说只要好记，我会记住的，你说吧。

他说不，不管好记不好记，你都要给我牢牢地记住。

我说好的，那我一定牢牢地记住，你说吧。

父亲没有马上告诉我，而是把话绕到了远处，绕到死后他看不到的地方。

他说，你能不能先告诉我，我死了你怎么办？

我说回家。

我说你死了我就马上回家去。

那时候我还不喜欢瓦城，我知道瓦城好，但我觉得瓦城是别人的瓦城，不是我的。我们住的房子在瓦城并不叫房子，而是一种乱搭乱住的椰子，我们干的活在瓦城也是最脏的活。我不喜欢。我还是喜欢我的村子。村里有山有水，有

田有地，什么都有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可是在瓦城，哪里都是别人玩的地方，哪个好玩的地方我们都进不去，我们只能在远处两眼傻傻地看着。父亲却因为我的回答伤心起来，他突然忘了胸膛里的空气已经不多，他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，大得叫人感到恐慌。

他说不！我死后你千万千万不要离开瓦城，你知道吗？

父亲要留给我的，其实就是这么一句。父亲的两眼跟着就流下了泪来。

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瓦城来吗？

我说知道，你是带我找妈妈来的。

父亲的声音就又大了起来，他说不！我们不找她，她也不在瓦城。她跟一个男人私奔了，他们去的是另一个城市，那个城市叫米城。

我说米城在哪？

父亲说米城在米城，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。

我说，那我们来瓦城干什么？

父亲说，我是为了让你有一天能成为瓦城的人。

我说现在我们不是瓦城人吗？

父亲说不是。

父亲说，只要你自己不离开瓦城，只要你永远在瓦城住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成为瓦城人的你知道吗？他说，你别小看你现在只是一个捡垃圾的小孩，你要知道，捡垃圾也是能够发大财的，等到你有了钱了，你就在瓦城买一套房子，那时候，你就是真正的瓦城人了，你知道吗？

我没有做声。我不知道那一天会是哪一天。

父亲说你听到我的话了吗？

我说听到了。

他说你不能光是听到，你要给我牢牢地记住你知道吗？

我没有做声。

父亲忽然又急了起来。他说你记住了没有？

我说，你就是为了这个不让我读书的吗？

父亲说对。他说我们村里有那么多读书的人，你看他们有哪一个是城里人呢？没有！一个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吗？

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那时才十一岁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我没有回答。

父亲也没有回答。

父亲只是说，只要你不离开瓦城，我们村上的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他们读过什么书，只要他们还住在村上，他们就永远也比不上你，你知道吗？

看见我还是没有回答，父亲便问，你知道是谁把你妈偷走的吗？

我说我不知道。我没有见过那个男人。

父亲说，我告诉你吧，偷走你妈的那个男人，就是一个捡垃圾的，可他有钱啊，他是捡垃圾捡成了有钱人的，你妈一看到他手里有钱，脚就软了，就跟着他走了，就不要我们了。

我恍然地呵了一声，好像蒙在眼睛上的一层什么突然被撕开了，突然间什么都清楚了。

而父亲的眼睛却一直在流泪。

想起母亲被别的男人偷走，父亲的眼泪总是堵不住。

他说你能向我保证你永远都不离开瓦城吗？

我于是答应他，我说好的，我向你保证。

父亲的眼泪这才慢慢地停在了眼角。

我父亲后来没死，后来又好好地活了下去，活了一年又一年，而且再没有生过那样的病。

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因为前不久遇着了李四，我父亲如今还会活得好好的，而且还会一直地活下去，一直活到我在瓦城买下房子的那一天。

都是因为李四！

李四不是捡垃圾的。

李四和我父亲一样，也是山里的一个老头，但他们的山比我们的山还要偏远。李四的几个孩子，也没有一个是捡垃圾的，他们都是瓦城真正的市民，他们都念过很多的书，他们是念书念成了瓦城人的。这一点，我父亲不能与李四相比，我也不能和李四的孩子们相比。我父亲遇见李四的那一天，是李四的生日，李四是为了过生日从山里跑到瓦城来的。那一天他整整六十。李四对我说，人的生命走完了六十，就相当于走完了一个大圆圈，往下走，那是另一个圆圈的开始，也就是第二个圆圈，而这第二个圆圈是谁也走不完的，谁都是走完一天算一天，走完一年算一年，谁也说不准哪一天咣当一声就走不动了。他因此很看重走满六十岁的那一天，他希望他的孩子们都能回到他的身边来，一家人热热闹闹地杀它几只鸡，喝它几杯酒，然后再点放几笼鞭炮。但天亮的时候，他便怀疑了，怀疑他的孩子们也许不会回来，也许，他们已

经把他的生日给忘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给他过生日了，往年的这一天，他总是摇摇头便原谅了他们，但那天，他愤怒了！

当时他坐在门槛上。

天亮起来他就一直地坐在门槛上。

他老伴也坐在门槛上。俩人都默默地坐着，谁也没有吭声。

太阳快要起来的时候，他忍不住了，他问了一声你说，他们今天会回来吗？

他的老伴当时正一动不动地望着远处，望着远处的一朵白云。李四说，那是一朵湿漉漉的白云，那种白云在瓦城是永远看不到的。那种白云好像在慢慢地飘，又好像总是一动不动。他老伴经常看着那种湿漉漉的白云发呆。她没有回过头来。

她说我怎么知道呢？不回来就又是忙呗。

李四说他不喜欢她这么回答。哪一年她总是这一句，好像她已经习惯了，她无所谓了，她好像已经不再期盼着他们的回来。

李四说，忙就可以不回来给老子过生日了？

他老伴没有回话。

他说那我养他们干什么？

李四说着就愤怒地站了起来。

他老伴这才回过头，然后仰望着，就像仰望着屋头上的太阳。

李四告诉她，今天是老子的六十岁生日你知道吗？老子

六十岁的生日他们都可以不回来，你说！你说我养他们干什么？

说着，他猛地一脚，踢开了老伴的双腿。

他说早知道这样，当初生他们的时候，我还不如一个一个地抽掉你屁股下的床板，我让他们从这里，从你的大腿那，一个一个地掉到床底去！

那里当然不是床底，那里只是一块很大的青石板。

他老伴知道他确实愤怒了，她看了看脚下的青石板，然后把腿拢上。

李四却不让，他一脚又踢开了。

他说生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忙不忙？我们也因为忙就不要他们，就把他们统统地丢到床底，你说，你说他们还会有今天吗？

李四说着转身就跨进了屋里，然后扛出了一坛黑米酒。

那是他每年为自己的生日亲手酿制的一坛黑米酒，他说他整整陈了一年了。

他告诉他的老伴，今天这个生日，老子不在家里过了。

他老伴一下就吓慌了，她从门槛上慢慢地站起来。

她说你要去哪儿？

李四说，老子到他们城里去！我要看看他们是不是把老子的生日给忘了？

他老伴一下急了，她说他们要是真的忘了呢，他们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怎么办？

李四原来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他被问住了。他想是呀，他们要是真的忘了今天是老子的生日，老子怎么办？

于是，他想起了身份证。

他随即对她吼起来：我的身份证呢？把我的身份证给我找来，快点！

他老伴却愣了，她说你要身份证干什么？

李四说，没有身份证我晚上住哪儿？

他老伴的脑子一下就糊涂了。她心里可能想，你不是去找孩子们的吗？你不住在他们家里你还能住哪儿呢？李四告诉她，他们要是忘了今天是老子的生日，我就不住在他们的家里，我不住，我为什么要住？他老伴说，那你还去干什么呢？李四说，我不去他们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呢？他老伴说那就对了呀，你去了你告诉了他们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他们还能不给你做生日吗？他们给你做了生日，你还要什么身份证，还找什么地方住呢？

李四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？他们要是忘了今天是老子的生日，我为什么还要告诉他们呢？老子拿着身份证，哪一个旅馆不可以住一个晚上呢？老子有这坛黑米酒陪着，我可以喝它一个通宵我怕什么呢？

他老伴觉得不对头，她说那你就别去了，你还去干什么呢？

说着把手伸过来，要把酒坛给他拿下来。

李四却不给，他狠狠地打掉了她的手。

他说快去，快点给我找来，快点！

他老伴只好转身哆哆嗦嗦地走进了屋里。

李四说，那天她是真的被他给吓慌了，她找到身份证走出来的时候，他看到她的手在不停地发抖。他知道，那是她

的心在发慌，是她的心在暗暗地发抖。但李四没有替她想这些，李四觉得她的手一抖一抖的，他看了心里难受。他指着她的手就骂了起来。

他说你这是怎么啦？你有病啦你？

他老伴没有回答。她把身份证递给他，让他快点拿走。

李四却不接。他让她把手停下来。

他说你到底怎么啦？你怕是不是？你怕什么？老子到城里过生日，我有什么不对吗？你以为我去找死呀？你怕什么呢？

她的手却越抖越厉害，那身份证在她手里抖着抖着，差点就要掉到地上。

李四也更加愤怒了，他说你换一只手行不行，你这样抖来抖去的，是存心让我难受呀？

他老伴没有给他换手，而是把身份证塞进了他的手中。就在这时，李四看到她的眼里拉下了两滴长长的泪水。那两滴长长的泪水，就像两条长长的绳子，李四说后来一直挂在他的心中。李四说，如果在往时，他的心会被牵住的。但那天不行。他的心那天比石头还硬。他收起身份证就转身走了，他丢下她孤零零地站着。他想象不出，她那两滴泪水后来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下。但他知道，她会一直那么站着，可怜兮兮地看着他的背影，一直看到没有了人影，然后收下身子，孤零零地坐在门槛上，然后伤心地哭起来。他知道她的哭声不会太大，她会那种声音默默地压在心底。她是哭给自己听的，她会一边哭一边不停地数落着她的那些孩子，数落他们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忘了他们父亲的生日。

他想，她会那样唠唠叨叨地哭下去，一直哭到他在瓦城下车的时候。

李四在瓦城下车的时候，瓦城的太阳已经没有了。

一路上，李四都在想，他想他们一定是忘了，一定是真的忘了的，但他总是希望有一个孩子还能记住，哪怕这个孩子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到来才忽然想起的，他想这也没有关系，只要能想起来就可以原谅他，原谅他确实是因为太忙，确实是真的走不开，所以才没有回家给他做生日。

可这一个孩子是哪一个呢？他怎么也想不出。

他站在瓦城的街头上，望着满街下班的人群，心里乱糟糟的。

李四一共三个孩子，一个女的两个男的，一个叫李香，一个叫李瓦，还有一个叫李城。

李城是他的小儿子，一直还一个人过着，还一直没有找到对象。如果先上李城那里，弄不好门是锁着的，弄不好等到后半夜都见不到他的人影。他想不行，他不能先上李城家。他得找一个屋里有人的，那就是李香了。李四的三个孩子里，就李香是一家三口，他的孙女艳艳都快高中毕业了，这时候的艳艳肯定已经放学回来了，但是她爸爸妈妈呢？他们要是不在家，艳艳会知道今天是她爷爷的生日吗？她不会知道的。她不会知道。算了吧，看来还是先上李瓦家。李瓦是李香的弟弟，李城的哥哥。结了婚，但还一直过着两个人的生活。在李四的三个孩子里，李四知道李瓦是混得最好的。李四想，李瓦可能不在家，但他的老婆谢晓不应该不在，她应该下班后

就回家给李瓦做饭，要不还算什么好女人？

就这样，李四敲开了李瓦家的房门。

李瓦不在家。谢晓告诉李四，一下班李瓦就跑到瓦城酒店订桌去了。那当然不是为了他的父亲李四，而是为了他们的局长。谢晓说，那餐饭李瓦早就跟局长说好了，可局长一直没有给他时间，便一直拖着，一直拖到了那一天。谢晓是回来拿酒的。她手里提着四瓶茅台酒。

谢晓说爸，你来得正好，你也一起去吧。

李四却不去。

他说他请他的局长吃饭，我去干什么？我不去！

谢晓不知道怎么办？她掏出手机告诉李瓦，她说爸来了，你爸来了。李四坐在沙发上，但他听到了李瓦在手机里的声音，李瓦说，他来干什么？谢晓说我不知道。李瓦说那就让他一起来吧。谢晓说我说了，他说他不去。

我不去！李四又说道。

谢晓说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他说他不去。那就随便他，李瓦说，那你问问他，他想吃什么，你到楼下的小炒店，给他炒两个，你让他们送上去。谢晓放下手机问，爸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李四说不吃。他说你们吃你们的去吧，我不吃。我歇一下就走，我去你们大姐家。就这一句，谢晓的神色轻松了，她说那就随便你。她说，那我走了，他们在等我呢。李四说走吧走吧。她便下楼去了。谢晓下楼没有走远，李四就抓起了桌面上的一只茶杯，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上，摔得满屋都是。

李香一家三口正在吃饭，一看见李四进来，几乎都同时地放下了手中的碗筷。最先尖叫的是艳艳，她说哇是爷爷，爷爷来了！然后是李香，她说爸，什么时候到的？跟着接话的是李香的丈夫刘大奇， he 说是刚下的车吧？怎么这么晚呢？

刘大奇的手很长，远远的就伸了过来，把他肩上的酒坛端走了。

李四心里说光热情有什么鸟用呢，老子想听到的不是这些。

他因此一屁股重重地坐在沙发上。

他说不！我是从李瓦那里过来的。

李香的嘴里于是呵了一声，把手停在了冰箱上。

她说那你要不要再吃点？冰箱里有菜。

李四说不用。他说你们吃你们的，你们不用管我。

刘大奇说，那就让爸歇着吧。他说爸，那你看电视吧。喜欢看什么？我来帮你调。刘大奇拿起遥控器，就被艳艳抢走了。她说爷爷，我来帮你调，你说，你想看什么？李四说，你给我，我会调。李四不想调，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只被干烧的铁锅，就差没有冒火了。他胡乱地调调调，调出了一个唱歌的女人，然后，把遥控器丢在了沙发上。

吃完饭，李香一家三口都出去了。

李香下岗后借钱买了一辆桑塔纳，在忙着跑出租，她恨不得三天内就把借款统统还上。

她说爸，哪天我拉你在城里逛一逛！

李四说不逛，逛街有什么意思，我又不是来逛街的。

李香笑了笑，就出门去了。

李香没有听出父亲的话藏着话。

刘大奇说他夜里值班，也出门去了。

他说爸，明天晚上我陪你好好喝两杯。

李四说喝什么喝？你会喝酒吗？

最后走的是艳艳，说是去补习英语，准备高考。随着房门咣一声关上，屋里转眼孤零零地只剩了李四一人。李四坐了一会，也愤怒了，他摇摇头，又骂了一句：

我操你们的妈！

骂完，他抓起身边的遥控器，往地上狠狠一砸，砸得粉碎。

他让电视里的大嘴女人继续哇哇哇地唱着，他懒得把她关掉。

李城正牵着一个女孩的小手，在马路上散步。看见父亲的时候忽地一愣，把女孩拉住了。他告诉她，这是我爸。那女孩随即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她的腰很细，鞠得很深，李四等了好久，才看到了她那浮起的脸面。李四觉得还长得不错。他看了看李城手里的那只小手，心里忽然就有了一点好受。

他说你们要去哪？

李城说没去哪，吃完饭，随便走走。转身要领父亲回家，李四却把李城拦住了。他顺势在李城的胸膛上拍了拍。

他说去吧去吧，散你们的步去吧。不用管我。

李城当真就停住了，他笑了笑，说，真的？那我们走了？

李四说走吧走吧。一边说一边把手挥过了头顶。

李城牵着那个女孩的小手，真的就走了，走了好远，才

被李四喊了回来。

他说你先给我开门呀，你不开门我怎么进！

李城这才笑笑地跑了回来。李四心里便暗暗地骂，他说这兔崽子，有一个女孩牵着，就把给老子开门的事给忘了？晚上老子要训训你。可他哪里想到，李城却不让他留下，门一开，李城就把他缠住了。

李城说爸，晚上你准备住哪儿？不会住在我这吧？

李四一听什么话？他说你什么意思？

李城说你能不能帮个忙，先住我哥我姐他们那，你看我这，就这么一张床。

李四说一张床怎么啦？你睡你的，我睡我的，我们一人睡一头。

李城的那张脸，一下就皱成了一团。他说爸，你刚才没看到呀？

看到什么？李四愣了半天才明白了过来，他说好好好，我不住，我不住，我歇一下就走。

李城这才笑笑地出去了。

这一次李四没有砸东西，也不骂，他只觉得全身真的像被抽走了什么筋，抽得他一身软耷耷的，他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他喝了半杯李城剩在桌上的茶水，紧紧地抱着那坛酒，然后慢慢地往外走来。

我父亲就是随后遇着李四的，那是在大街上。按往常，我和我的父亲，我们每天都遇到许多不幸的人，但没有几个被我们放在心上的，我们总是泛泛地看两眼，转身就走了，捡

我们的垃圾去了。用我父亲的话说，真放在了心上了，又能怎样呢？你同情他，谁同情你？我父亲的意思是，可怜的人多着呢，你同情得过来吗？

但他偏偏碰上了李四。

李四来到大街上的时候，到处已经灯火辉煌，但李四的心情却黑灯瞎火的。他扛着那坛黑米酒，两脚软耷耷地走着。他想，看来得真的找一家旅店住下了，住下了再好好地想一想，想一想这几个孩子到底都怎么啦，怎么就把老子的生日给忘了？

于是，他掏出了身份证。

然而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他的手竟然也在颤抖。

他忽然就想起了早上的老伴来。他想这是怎么啦？他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咬着牙，想让手上的身份证停下来，他希望它不再颤抖，可他越是使劲，身份证就越是抖得厉害。他不由骂了一句，你他妈的今天怎么啦？一边骂一边把酒坛换过去，把身份证换到另一只手上。但那手也一样地颤抖。好像颤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手，而是因为那张身份证。李四说怪了，怪了，他妈的怪了！他说这身份证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操蛋呢，他有点不肯相信，他把酒放在了地上，把身份证丢在酒坛的上边。他想他的手可能是怎么麻木了，手一麻木，就常常不太听话，他于是来来去去地甩动着。

但一点用处都没有，甩完了手，那身份证还是一样地颤抖。

我猜想，那一定是他的心在发虚，那是他的心里没底，他对他进城的事情感到了恐慌。接着他便想，他要是这样拿着

身份证走进人家旅馆去，人家会说他是有病的。他知道旅馆里都是一些漂亮的小女孩，他会把她们吓坏的。

于是他把肩上的酒坛再次地放下来。他想先找一个地方喝它两口酒。他想喝下两口酒，他的手也许就好了，也许就不抖了。他四下看了看，最后他看到了一个地方，那是不远处的一块绿地，绿地里有两三张水泥桌，其中有一张正好空着。

他捧着黑米酒，走了过去。

因为是心太急，因为手还在暗暗地发抖，他把酒坛捧到嘴边，一股酒水就猛地扑了出来，满满地灌了他一嘴，还灌到了他的脸上，弄得他满胸都是。呛得他不停地咳着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串嘲笑声。

那人就是我的父亲。

我父亲就坐在不远的另一张桌子边。

他是捡垃圾捡累了坐在那里的。

我当时不在，我到别的地方玩去了。我晚上一般不再捡垃圾。

李四知道我父亲在笑他，他把嘴边的酒擦了擦，就朝我父亲看了过来。他知道我父亲是捡垃圾的，他说因为我父亲的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钳子。李四自己也笑了，他朝我父亲招过了手去。让我父亲过来跟他一起喝酒。我父亲肯定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我父亲坐着不动，他只是对着他笑着。父亲的那种笑其实是一种傻笑，但李四说，你父亲的笑特别地礼貌，他就捧着酒，朝我父亲走来。

喝酒吗？他问我父亲，陪我喝几口，怎么样？

他拍拍那坛黑米酒，这可是深山黑米酒，不信你闻闻？

他哪里知道，我父亲其实是个酒鬼，别说是他的黑米酒，就是一般的水酒，只要有酒味，只要能闻到，走在大街上他都会悄悄地放慢他的脚步。

而李四却说，你父亲真是一个好人，他闻都不闻就点头答应了。

你父亲真他妈好！好人！

李四随即把酒坛推到了我父亲的面前，他叫我父亲喝！

我父亲却没有端起，他说换个地方吧，这怎么喝呢？

李四说好，那我到旅馆开个房，我们到旅馆好好喝去。

我父亲说不用，开什么房呀？你要是不嫌弃，到我那里去，我们慢慢喝，怎么样？

李四问都不问你家在哪，他抱着酒坛就站了起来。

路上，李四告诉我的父亲，说那天是他六十岁的生日，我父亲马上停了下来，他说真的？李四说当然真的。我父亲马上往街边一家熟食店走去，掏钱给李四买了一块长长的红烧肉，回家后又替李四切成了方方正正的六十个小块，整整齐齐地摆在一个菜盘里，摆在李四的面前，然后请李四下筷。

你先来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先来！我父亲对他说。

看着那切得整整齐齐的六十个方块红烧肉，李四说，他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，他想他的那几个孩子，怎么连一个捡垃圾的老头都不如呢？

我想象不出，那六十个方块的红烧肉，我父亲切成什么模样。那天晚上我回来很晚，我走进住棚的时候，他们早就喝醉了。他们就扑在桌边，在响亮地打着呼噜。那六十个方

块的红烧肉，早就被他们吃得精光，桌上只剩了一个空空的盘子，两个空空的酒碗，还有就是那个黑黑的酒坛。

我当时不知道那就是李四，我以为也是一个捡垃圾的，很多捡垃圾的老头，都爱找我父亲喝酒。我把他们两个一一地弄到了床上，给他们放下了蚊帐，便找别的朋友搭铺去了。我们家的那个住棚里只有一张床，那张床睡不下三个人。我不走也得走。

但我没有想到，那一走，就再也见不到我的父亲了。

那天夜里，我也喝了半碗黑米酒才离开了住棚。

那确实是一坛好酒，很香，香得我受不了，我捧起来摇了摇，我发现至少还有半坛。我先倒了一点在碗里尝了尝，接着又连连倒了三次。那酒喝进去的时候，一点都不像别的那些水酒，一点都不辣，一点也不烧，喝完了你的咽喉还是舒舒服服的，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才慢慢感到脸上有点温热，那种温热是一种全身都很舒服的温热，就像小时候把脸贴在母亲的大腿上，那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种感觉。我真想不明白，李四的孩子们，怎么就忘了那种黑米酒的滋味呢？

就因为那半碗的黑米酒，我在朋友的住棚里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，醒来后，我首先想到的还是那坛黑米酒。我想我父亲他们就是醒来了，也是喝不完的。我拉着那位朋友就一起往回赶。我那位朋友叫做溜子。我想让溜子也尝一尝那种黑米酒的美味。

然而，那坛黑米酒已经被他们喝光了。

我带着溜子走进住棚里的时候，住棚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

闻到一股香喷喷的酒味。我没想到他们已经喝光。我指着摆在桌上的酒坛对溜子说，闻一闻，你先闻一闻，你闻闻这味道怎么样？溜子的鼻子早就吸得满屋都是咝咝咝的响声，他笑着脸，嘴巴往一旁的耳朵歪着，说他妈的这味道真的不错。说着把酒坛搂进了怀里，摇也不摇，就高高地捧了起来，嘴巴大大地在酒坛下张开着。我知道他那是禁不住了，我知道他想先喝两口再说。我没有阻拦他。我站到旁边用手护着那个酒坛，怕他一不小心砸了。

我说慢点，你慢一点，你不要着急。

谁知溜子的大嘴等了半天，只接到了一滴、两滴、三滴，第四滴一直挂在坛边，拍了两拍才肯落下。

溜子没有做声，他把嘴里的三滴酒细细地品了品，然后把酒坛塞进我的怀里。

我摇了摇，酒坛里，声音确实空空的。

我当时有点难堪，我觉得有点对不起溜子。

我突然将酒坛愤怒地举过了头顶，然后狠狠一砸，把酒坛砸得粉碎。

也许，就在那酒坛落地时候，我父亲在大街上出事了。

我父亲他喝醉了酒，李四也喝醉了酒，他们两个老头正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，突然，他们站在街道中央让车的时候，父亲伸手抓住了一根从眼前飞过的木头。那是一辆装满了木头的大卡车。父亲的嘴上好像还骂了一句什么，但李四没有听到，他刚要拉住我的父亲，那木头已经把我父亲拉走了，我父亲往前踉跄了几步，最后狠狠地摔在了一个花坛的边边上，把脑袋的一半给摔飞了……

李四说，是我父亲拉着他上街去的。

天亮的时候，他本来要赶早回家，他抱起酒坛的时候，发现剩下的酒还挺多的。他叫我父亲找两个空瓶来，他说坛里的酒给你留着吧，我把酒坛拿回去。我父亲却抓来了两个大饭碗，咣咣地放在了桌面上，他说找什么找，喝！喝完了你把酒坛拿回去。李四说不行，我待会还得回家呢。我父亲笑了笑，一眨眼就两个大碗灌满了。李四没办法，只好笑了笑，俩人又喝了起来。喝完我父亲告诉他，回去干什么？找你那几个兔崽子去，我帮你！他说你既然来了，你就不能不让他们知道昨天是你的生日，走！我跟你一起找他们去。李四说他不想去，他觉得生日都过了，再找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无非是他们给你补一餐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他说他要的不是这些。不是。一点都不是。他告诉我父亲，有些东西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。他说算了。我父亲说不能算了，怎么能就这样算了呢？他说该要的东西，你就必须要回来，不要你就永远也得不到。

我父亲拉着他，就到了大街上。

李四说，都是因为他。

他说，你父亲的死，我是有责任的。如果我不邀他陪我喝酒，他怎么会出事呢？

但我父亲倒在地上的时候，李四却没有想到我父亲已经死了。他说坛里剩下的酒，他们是平分喝掉的，两个人的醉，也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父亲倒地的时候，他身上的酒恍恍馆馆醒了些，但没有完全醒来。他说在他的一生中，不知见过多少死人，但没有见过像我父亲那样死的，脑壳有一半都飞走了，飞到了远远的一边去。我父亲倒地的时候，他以为我父

亲还活着，他扑过去就抱住了我的父亲，他不停地呼喊着救人呀，救人呀！一直喊到来了警察。

警察一来就把他拉走了，但他还不停地往我父亲扑回来，他让警察们帮他把我父亲快点送到医院去抢救。他说医院在哪里？你们快点帮我呀，快点帮我送到医院去，你们听到了没有！

我知道那些赶来的都是交警，是专门管理交通事故的。那些人见过的死人多着啦，什么样的死他们都看到过，他们对我父亲那块飞出去的脑壳，没有太多的惊讶。他们只用粉笔在脑壳的外边画了一个大圆圈，然后就留着了，还有一个大圆圈，是把我父亲圈起来。李四便大声地喊叫着，画什么画，你们画这些干什么？你们快点帮我送他去医院呀！他在他们的手里拼命地挣扎着。

他们告诉他，人都死了，还送什么医院。

李四还是不信我父亲已经死了。他说他们乱说。他拼命地扑腾着，叫喊着。

一个警察气愤了，把李四拉到我父亲的脑壳边。

他说你看到没有，这是他的脑壳，他脑壳都飞出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

李四说我知道这是他的脑壳呀，可你看到他流血了吗？他一滴血都没有流呀，你看到没有？

李四也拖着那个警察，拖到我父亲的旁边。

那警察这才突然愣了一下，他也弄不清我父亲为什么没流出一滴血。这是李四对我说的，他说他可能一辈子都弄不清楚，我父亲为什么没流一滴血。可事实上我到我父亲倒地

的街面上看过，我父亲的血流了好大的一滩。我不知道李四为什么看不到我父亲的血。可能是酒多了，眼睛红了，什么都看不清了。

李四身上的酒气一下就被交警们闻出了。

那交警马上抓住了他，你们刚才喝了多少酒？

李四猛一把将那警察压倒在地，让那警察的脑袋紧紧地靠在我父亲的嘴边。

他说你问问他吧，你问问他，我们喝了多少酒？

李四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他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。但随后倒地的，便是他李四，几个警察呼啦啦上来，就把他给放倒了。

李四说，那天他是真的喝多了，醒来后，才恐慌得全身都在不住地发抖。他原先想回家的念头是一点都没有了。醒来后便到处地奔跑着找我。是交警让他找我的。交警问他，他家里还有什么人。李四说有一个儿子。交警说，那你帮我们把他找来吧，快点。李四便到处地奔跑着。他当然找不着我。那天我不再捡垃圾。为了给溜子一个交代，我在街边的小店买了六瓶瓦城啤，喝完我们就玩别的去了。

李四为了找我，说是跑得全身是汗，他的脑子里一直记着他们的一句话，他们说，让你去找人你可不能溜了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要找你的！这话当然是一个交警对他说的。他还真是怕警察等他久了，他怕警察等急了，他跑着跑着，很快就又跑回到警察们的身边。警察们说没找着人你回来干什么？再去。他就又跑了回去。跑回跑去了几趟之后，他决定不再跑了，他对警察说，我不找了。他说我都跑遍了你们瓦

城了，我哪里都找不着他。

直到这时，一个警察才问他，他儿子干什么的？

李四说，捡垃圾的。

警察一听，脸上的表情马上就换了。

他问李四，那他是干什么的，也是捡垃圾的？

李四说对，也是捡垃圾的。

李四还告诉他们，说我们都不是瓦城的人，我们是从山里跑到瓦城捡垃圾来的。

警察接着便问道，你呢？你也不是瓦城的吧？

李四摇着头，说不是。他说我也是山里的。

那警察于是张大了嘴巴，空空地呵了一声，他说我还以为他儿子是哪单位的呢，一个捡垃圾的你怎么找？弄不好十天半月都找不着，你信不信？

李四说那我怎么办呢？

警察说，你说你怎么办呢？

李四不知道怎么办。他说你说我怎么办呢？

警察说，你还能怎么办呢？你不是他的朋友吗？你帮他送到火葬场去吧。

李四当时有点迟疑，他说我帮他送可以吗？

警察说，怎么不可以呢？他儿子你又找不着，你当然可以帮他送去呀。

李四想了想，说，好的，那我就帮他送去吧。

警察说好的，那就这样，那我给你写个证明吧，否则人家也不帮你火化的。

可李四没有想到的是，那警察给他证明的时候，竟把我

父亲的名字写成他李四的名字了。警察问什么名字？李四以为是在问自己，随口说李四，木子李的李，一二三四的四。那警察跟着还重复了一遍，说好，木子李的李，一二三四的四。就这样，那证明上的名字就成了李四了。其实，他在写证明的时候，应该问问身份证的。李四说，他没问，所以他就没有给他，他要是问，他会给他的，因为我父亲的身份证一直就在他的身上。他是因为在住棚里等不到我，才跑回来从我父亲的身上拿走了身份证的，他拿着我父亲的身份证到处去问人，他说你们认识这个人吗？你们认识吗？他是捡垃圾的，我想找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你们认识吗？那警察不问的理由，可能是李四告诉过他们，说我和我的父亲不是他们瓦城的人，说我们是山里来捡垃圾的。当然，也许不是。不是又是什么呢？我无法知道。

那警察把写好的证明，放在一个信封里，还用订书机在信封口钉了一颗钉子，然后递给李四，让李四跟着一辆车子，把我父亲送到了火葬场。那封信李四不敢打开，不敢打开的原因就是警察在信封口钉上了那颗钉子。到了火葬场，他就按照火葬场的规矩，把那封信交到了一个窗户里。窗户里坐着一个光头的男人，那光头低着头忙着，忙完头也不抬，只对窗外的李四说，明天来吧，明天中午十一点。

李四一下就愣住了，他听不明白。他说明天中午还来干什么？明天我没有时间了，明天我要回家去，我的家在很远很远的深山里。

那光头这才竖起了脑袋来，他嘴巴张得开开的，好像窗外的李四是他没有见过的怪物。

光头说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是说，告别仪式呀这些，你不给他搞了？你想马上给他火化，你想把他的骨灰马上拿走？

李四连连地点头，他说对对对，我想把他的骨灰马上拿走。

那光头当时觉得有点奇怪，就又问了一大堆什么有没有单位，什么有没有家属的问题。李四也觉得光头有点奇怪，他想你是警察吗，你问这些干什么？但他还是回答了他。说完那光头倒同情起来了，他说那好，那我帮你去问问，我让他们给你加个班，好不好？最后让李四交了一些钱，给李四放了一段音乐，说是给我的父亲放的，然后让李四等着。

拿到骨灰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
送我父亲去的车子，早就走了。李四只好顺着来路，往城里匆匆地走着。

李四说，他本来要把我父亲的骨灰拿到我的住棚里，等着我回来的，他打算等我一个晚上，如果天亮了我还不回来，他就把我父亲的骨灰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压一张纸条，简单说明一下我父亲撞车的经过，然后，就回他的山里去。可是，他回到城里的时候，却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，他想，如果他手里捧着的骨灰盒不是我的父亲，而是他李四呢？弄不好他李四到现在都还丢尸在那个可怜的停尸房里，他想他的那些孩子，他们会知道吗？李四于是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凄凉，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悲伤，他一边走，一边禁不住对着我父亲的骨灰盒默默地叨念起来，他说胡老头呀胡老头，你死了还有人帮你收尸，你死了还有人帮你去火化，如果是我李四

呢？谁来帮我收尸呢？谁来送我去火化？

想着想着，李四突然愤怒了。

他说我操你们的妈！

我操你妈李香！

我操你妈李瓦！

我操你妈李城！

我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我养你们干什么？我把你们一个一个地养大，一个一个地送进了瓦城来，我让你们都成为了瓦城人，可你们呢？你们把老子的生日都给忘了，我操你们的妈！

街上的行人都被他的骂声给吓住了，都以为可能是个疯子，也可能是个被抛弃的老人，都远远地就给他闪开了。

但李四不管这些，他望都不望他们。

骂过以后，他突然在大街上站住了。

他突然觉得，他不能这样便宜了他们。他不能这样便宜了他的李香，他不能这样便宜了他的李瓦，也不能这样便宜了他的李城。他想，他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，就像他们小时不听话的时候，他将他们的裤子脱下来，用竹鞭狠狠地抽在他们的屁股上，或者瞪着眼猛地给他们一个耳光，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让他们痛哭一顿，让他们在痛哭中想一想都错在哪啦？想一想父亲为什么这样打我？想一想以后再也不能这样，否则，父亲还会脱下他们的裤子，还会抽打他们的屁股，还会给他们响亮的耳光！

老子得让他们痛哭一场！就是不痛哭，也要让他们的脑子愣一愣，让他们在心里疼一疼，让他们想一想，我们到底

都怎么啦？我们对得起我们的父亲吗？

他捧着骨灰盒，转身就朝李香家走去。

他想李香你是大姐，你有什么理由记不住你父亲的生日呢？我知道你和你的丈夫你们都下岗了，我知道你借了钱买了车，你想尽快地把欠债还上，可这就有理由把你父亲的生日给忘了吗？你看人家胡老头，人家是捡垃圾的人家的日子难道比你更好吗？可你知道人家是怎么一个好人吗？人家一听说是你父亲的六十大寿，人家从自己身上掏钱给你父亲买了一块长长的红烧肉，还给你父亲切成了六十个方方正正的小方块，人家是一个捡垃圾的啊，你难道一个捡垃圾的老头都不如吗？

李香的家正好没人，在楼下就可以看到，她家的窗户都是黑乎乎的。他想这样好，这样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，还没进门，他们就看到了。

他不让李香的邻居看到他，他悄悄地摸上楼去，他悄悄地摸下楼来。他把我父亲的骨灰盒悄悄地放在李香家的门前，然后把他自己的身份证放在了我父亲的骨灰盒上。

他在楼下的不远处等着，等一个陌生人的经过。后来他拦住了一个二十来岁模样的大女孩。他对她说，你帮我一个忙好吗？女孩说什么忙你说，他说你能不能帮我转告李香家，说放在他们家门前的那个骨灰盒，是他们爸爸的骨灰盒，是一个捡垃圾的老头帮她送来的，你告诉她，是她的爸爸临死前吩咐我把他的骨灰送来的。那女孩好像被吓得身子缩了缩，远远地就朝李香家的方向看去，眼光里顿时有点怕怕的。她问李四，你是说，李香他们爸爸死了？李四说对，你就告诉

她，你说他们的爸爸死了，是一个捡垃圾的老头帮他们送去火化的，火化前本来要告诉他们的，但他们的爸爸死前吩咐了，说他恨他们，他只能让他们看到他的骨灰，火化前他不让他们看到他。

李四说完就走了。

他想那女孩肯定会帮他告诉李香的。他想她会的。

那天晚上，我回到住棚里不是太晚，大约是九点多不到十点的时候。

远远的，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坐在住棚的门前。灯光从住棚里照出来，投在他的脊背上，脸当然是看不清的，但我还是看出他不是我的父亲。一直走到了他的面前，我才发现原来是昨夜跟我父亲喝醉酒的那个老头。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叫做李四。

李四一直地坐着，我都走到了跟前了，他还一直地坐着，只是眼睛定定地看着我，然后问道：

你是胡来城吗？

胡来城是我的名字，这是我到瓦城捡垃圾后，一个捡垃圾的老头帮我改的。我的名字原来叫胡红一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反正听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，但胡来城不错，我没读过书我都能够读出很多理想的东西来。

我说对，我是胡来城。

他的两条腿便顺势往前一曲，跪在了我的面前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随后，他便告诉了我父亲的死，以及没有交给我骨灰的

经过。

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是觉得他这种做法太过于荒唐了，我说你那几个孩子他们不就忘了你的生日吗，哪里用得着这样收拾他们呢？你也太毒了一点了。但细细看过他那一脸的愤怒和痛苦，你又觉得他那样闹一闹他们，也是有一点点合理的。我不想对他说得太多，一个十六不到只有十五岁的毛头小子跟一个六十岁的老头，有一些话是永远说不到一块的，我担心的只是，他那几个孩子真把我父亲的骨灰当成是他死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但李四告诉我不会。

他说他那几个孩子绝对不会。

你以为我那几个孩子他们是饭桶吗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一点不饭桶，他们比你，比我，比谁都聪明，他们才不会以为他们的父亲是真的死了，不会一见骨灰就以为是真的。

我当时还觉得奇怪，我说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
他说我只是为了吓唬吓唬他们，我相信他们看到骨灰盒的时候，肯定会想到那是我给他们闹的，但他们随后就会想起，他们的父亲为什么要这样？他们的父亲昨天是干什么来了？我相信他们想着想着，就会有人想起了昨天是他们父亲的生日了。

他说，他们肯定会想起的。

我对他的这种心情表示理解，但我对他想象的结果表示怀疑。他却一口咬定你用不着怀疑。他嘴里不停地告诉我，他那几个孩子聪明得很，他那几个孩子很聪明。他说你想想吧，他们要是不聪明，他们要是跟其他的山里人一个样，他们能一个一个走进瓦城吗？他们基本上都是国家的干部呀，你以

为他们的脑子饭桶吗？

经他这么再三地说来说去，我又多多少少的有了一点相信。

他说你放心吧，明天早上我还你父亲的骨灰盒。

但那天晚上，我还是怎么也睡不着，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的，几乎都是父亲被车撞死在大街上的情景。就因为我没有在场，就因为我没看到，所以父亲被车撞的惨状便显得各种各样的，每一种惨状都把我吓得半死。李四也睡不着，我发现他的身子在床上动来动去的，怎么也睡不安宁。但我们谁都没有开口。我们的嘴巴和我们的心一样地难受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等到我醒来的时候，我看见李四早已坐在住棚的门前，不知在看着什么，也不知他在想着什么。我看到的是他的背影。

李四的背影像一块石头，一动不动。

我问他什么时候了？

他说中午了。他的脸却没有回过来看我。

我说，我父亲的骨灰呢，拿回来了吗？

这时他才回过了头来。他说我在等你呢，你醒了？

我说废话，我没醒我在跟你说梦话吗？

他说我在等你呐，我们一起去拿呗。

我说你什么意思？骨灰是你放在那里的，你应该自己拿回来给我，你凭什么要我跟你去？没等他回话，我又说，去吧去吧，你去拿回来给我吧，我不会跟你去的。话没说完，我往后一倒，又躺了下去。

但他没有去。他悄悄地走到我的床边，竟走得一点没有

声响。我被他突然出现的影子吓了一跳。我歪歪地睁着眼睛看着他。我没有说话。而他，有点像是一个走不动路的老人，或者说，有点像一头善良的老牛，不幸跌进了一个路边的坑坑里，那坑坑虽然不是很大，也不是很深，但怎么也起不来，在乞求着我的帮忙。

他说，我要是愿意见到他们，我一个人早就去了。可我不想再见到他们，也不想让他们再见到我。走吧，你跟我一起去拿吧，待会我也不上去，我告诉你哪是她的家，你上去拿，我在下边等着你，等你拿到了，我也不回你这里了，我回我的山里去。

他说他的心十分难受。

看着他的那种眼神，我真的看到了他的心在难受。我好像还看到了他的心在流血的样子。我的心不知不觉地也就软下了。

我随即翻身下床，我不再多嘴。

我说好的，那走吧。

走了没有多远，他突然站住了。他朝我回过头来，呆呆地看着我的脸。

我说怎么，不走了？

他说你还没洗脸呢。

我说洗什么脸呢，不洗，走吧。

他还是站着不走。他说去吧，你先回去洗个脸吧。

我笑了。我说你看到我那里有洗脸的东西吗？毛巾、脸盆，有吗？

他说那你就用水擦一擦吧。我们去拿你父亲的骨灰你知

道吗？别让他看到你这样的脸。

我说反正他又看不到。

他说他能看到的。

他说人一死就什么都能看到了，你知道吗？

我心里暗暗一笑，我说你这是什么歪理？

他说我这不是歪理。人一死真的什么都能看到。他能看到你，也能看到我，他能看到我的心，也能看到你的心，真的，他现在就等着我们去拿他回来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一股凉飕飕的东西，便恍恍惚惚地在我的脑后飘起。我转身回到水龙头的下边，往肮脏的脸上一捧又一捧地泼着水，泼了一次又一次，然后是拼命地搓，搓得一股热乎乎的。最后，我把脑袋塞到水龙头的下边，也狠狠地洗了一次。

路上，我告诉李四，我以前也是天天早上洗脸的，后来，我妈被别的男人偷走了，我跟着父亲到了瓦城，我就再也不洗了。

李四说为什么？他觉得奇怪。

我说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天亮起来，父亲就把我拉走了，让我跟他捡垃圾去了。我父亲说等出汗的时候抹一抹，就什么都干净了。

他不禁暗暗一笑，嘴里轻轻说了一句，你爸爸是一个老混蛋。

他说你明天可以不洗，但今天不洗不行，今天不洗，你爸爸不会认你的。

然而那天中午，我没有拿到我父亲的骨灰。

李香家的房门紧紧地关着。我在李香家的门前没有看到任何的盒子，我跑到李香家的楼下，顺着院子的围墙找了一圈，也没有看到任何像是装骨灰的盒子。最后，我拦住了一个过来的人，我说李香家都哪去了？那人的嗓门粗得吓人，他说你找他们家干什么？你是他们家亲戚吗？我说不是。他的眼睛便翻了翻，说走了，天一亮就回山里去了。我一愣，不由惊诧起来，我说他们回山里干什么？那人的声音就更大了。他说她父亲死了！她和她的弟弟几个，他们一家人全都回山里给他们父亲奔丧去了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有事你十天半个月以后才来吧。

那人说完往前边走去，好像有什么急事。

我站在那里愣了一下，随后，一转身就急急地离开了。

李四看见我两手空空的，远远地就迎了上来。

他说怎么啦？他们不给你是不是？

我当时已经生气了。

我说你已经死了，他们拿着我父亲的骨灰，回山里给你奔丧去了。

李四的脸色忽然就难看了起来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像是要死的样子。他忽然转过脸，朝远处的什么地方远远地看着，那地方就是他们家的方向。

我问他怎么办？

他没有回答我。

我又问了一句，怎么办？

他好像还是没有听到。

我于是大声地吼了起来，我愤怒了。

我说怎么办，你快说呀！

他吓了一跳，这才转过了脸来。但他摇摇头，收着身子，蹲在了墙脚下。他双手紧紧地抱着头，嘴里不断地呢喃着：他们怎么这么笨呢？怎么这么笨？

听那声音，好像快要哭了。

但我没有同情他。我感觉着全身都是火，我把许多想到的气话，统统朝他的脑壳上砸了下去。我说你不是说他们不会当真吗？你不是说你那几个孩子不是饭桶吗？你不是说他们都是聪明人他们一点都不愚蠢吗？他们怎么就把我父亲的骨灰当作了你死了？

突然，李四从地上站起来，大声地吼了一字：好！

他说这正好让他们好好地哭几天！让他们尝尝父亲要是真的死了，那滋味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。他要让他们好好地想一想，想一想是否对得起他们的父亲。

我说，那我父亲的骨灰怎么办？

他说你放心，我给你保证，等他们哭够了，我保证还给你。

他不停地摇着我的肩膀，他让我相信他。

不相信又能怎么样？

你只能相信他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李四的三个孩子，还有他的女婿、他的儿媳妇，以及他的孙女艳艳，他们六个人，从后半夜一直哭到了天亮，他们除了哭还是哭，没有人对父亲的死有过一点点的怀疑。最先回到门前的是艳艳，她马上就拨响了妈妈

李香的呼机，李香跟着就拨响了丈夫刘大奇的值班电话，刘大奇再把电话拨到李瓦的家里，李瓦一听，马上开车跑到李城的楼下，把李城拉到了姐姐的家中。

从瓦城回到山里的路挺长的，他们捧着我父亲的骨灰，一路地哭个不停。听那司机说，他们的哭声，把他弄得手也软了，脚也软了，有几次踩刹车都踩不灵了，差点把车开到了山脚下。

最惨的当然不是他们，而是他们的母亲，这一点谁都可以想象。他们的母亲就坐在门槛上看着他们的回来。她被他们给吓住了。她指着李瓦手里的骨灰盒，问他这是什么？你们干吗哭成这样？

李瓦扑的一声，就跪在了母亲的脚下。

他说妈，这是我爸。

后边的五个人，也扑咚扑咚地跪在了门槛下，哭声哇哇地烂成一片。

你爸他怎么啦？你们干吗都跪着？老太婆顿时惊叫了起来。

李瓦说，我爸，他死了。

老太婆忽然就全身颤抖了起来，她想摸一摸我父亲的骨灰盒，她的手还没有落到上边，她的身子歪倒了。等到她醒来的时候，便哭诉着，牙齿都咬崩了。

她一个一个地敲问着：

你知道你爸到你们城里干什么吗？

你知道吗？

还有你，他跟你说了吗？

直到这时，他们还是无人想起，想起那天原来是他们父亲的生日，他们只是愣愣地看着老人家，不敢点头，也不敢摇头。

他是到你们城里过生日去的，你们知道吗！

老太婆的牙齿咬得格格地响。

跪在地上的六个人，这时突然停止了哭声了。

静静的，每个人的咽喉都像被人掐住了。

老人的哭声却无法停止，她一边哭，一边不停地责骂着：

你们爸是怎么死的？

你们给他做了生日吗？

是你们把他给气死的吧？

谁？

是谁把他给气死的？

她越哭越恨，越恨越伤心。她一个脑袋一个脑袋地点过去，一个脑袋一个脑袋地点过来。

你们为什么把他的生日给忘了呢？

为什么？

你们给我说呀！

没有一个开口。谁都想不起自己是怎么把父亲的生日给忘了的。他们只知道哭，好像只有哭才能证明对不起死去的父亲。于是又开始哭了起来，而且谁也不肯先停下。

说呀！

你们为什么忘了呢？

老太婆不停地骂着。

你们为什么不说话？

你们把你们爸的生日都给忘了，你们还活着干什么？

你们也都死去吧！

你们死了就自己找你们爸爸说去，你们不用跟我说，跟我说一点用都没有。

去呀，你们也都死去呀！

你们为什么不去死呢？

你们给我这么跪着干什么？

是我叫你们忘了他的生日吗？

你们给我跪着干什么呢？你们跪着干什么？……

当天晚上，老太婆就断气了。他们让她吃东西，她不吃；他们让她到床上歇一歇，她也不去；她连坐都不坐，哭完了，骂完了，她用一个布袋装了一些米，提在手里，往门外走去。孩子们都慌了，都不知道母亲要去干什么？都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说，妈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别去。他们跟在她的身边想扶她，她把他们的手一一地打掉。

她摇摇晃晃地往前走。

她说你们不要管我，我也不要你们管。你们爸是到城里找你们去的，你们都让他死了，你们还管我干什么，你们谁都不要管我。我不要你们管。

但孩子们还是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。他们都想不出她要去哪里，都担心她脚下一空，会一头栽下路边的深沟里。

天上的月亮很亮，亮得只剩下了孤独地挂在夜空，像是动也不动。

老太婆走的不是大路，她走的是路边的那些田坎，那些细细的窄窄的田坎。一边走，一边把抓在手里的米撒些出去，

一边撒，一边喊着李四的名字。

她说李四呀李四，你快回来吧，你不回来我怎么办呢？你不会丢下我一个老太婆不管吧，你不会这么狠心的，你快回来吧！她说你看到我在喊你吗？你听到我在喊你吗，听到了你就回来吧，你在月亮里听到了你就从月亮里回来吧……你要是在城里听到你就从城里回来……你在树林里听到了你就从树林里回来吧……你要是在河水里听到你就在河水里回来……我看见月亮了，月亮现在就在我的头上，我看见她冷冰冰的，那里不是你住的地方，你快点从月亮里回来吧……瓦城我也看到了，我看到瓦城也不是你住的地方，你也从瓦城回来吧……回来吧……

她一路走，一路喊，一路撒；一路撒，一路走，一路喊；走过了一块田又一块田，走过了一块地又一块地，她把米袋里的米撒完了，就把米袋递给身边的孩子，去，给我再拿一点来，我要给你们爸喊魂，我要把你们爸丢在你们城里的魂喊回来。头一次给的是谢晓，谢晓急急地就接过母亲的空布袋，急急地往家里跑，然后急急地给母亲装了一点跑回来，像是生怕耽误了母亲喊魂的时间，父亲的魂就真的回不来了。第二次给的还是谢晓，谢晓急急地又跑回去，装了一点米又急急地跑回来。第三次，她的目光还是落在谢晓的脸上，这一次，谢晓装满了整整一大袋，装得沉甸甸的，她怕第四次喊的还是她，回来的时候，她没有把米袋递给她，她说妈，我帮你拿。老太婆不用，她把米袋接了过来，但她没有想到米袋那么重，米袋一沉，竟把她的身子给拉了下去，吓得孩子们的心都从喉头飞了出来，惊慌失措地扑上去，一边扶住母

亲的腰一边接住米袋不让落地。都说妈，你放手吧，我们帮你拿。老太婆却死也不肯放手。她像驱赶苍蝇一样，驱赶着他们，她让他们去去去，都给我一边去，我要给你们爸喊魂，我要把你们爸的魂从你们的城里喊回来，他是到你们那里被你们给弄丢的，我要把他喊回来。

老太婆接着又摇摇晃晃地往前喊过去。

老太婆的喊叫一声高，一声低，一声长，一声短，最后又顺着走去的田坎往回喊来，回到门槛前的时候，她的声音突然没有了，她张着一张大嘴巴，愣愣地站着，也不进门。孩子们等了一会，以为母亲有话要说，都愣愣地等着。谁知，老人的咽喉里突然滚出一声怪响，一股血从嘴里喷了出来，她就这样倒在了门槛上。

父亲如果不死，母亲怎么会死呢？

在随后守灵的日子里，李四的孩子们，真是不知如何痛苦才是。

他们先是一个接一个地忏悔着自己的不是。这个说，其实进门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了父亲的愤怒了，父亲把他们家的一只杯子给砸烂了，绝对是他砸烂的，如果不是有意砸烂，父亲会清理干净，可父亲没有收拾，就愤怒地到大姐家去了。当大姐的随即把话接了过去，她说父亲是到他们家里去了，而且父亲也愤怒了，父亲把他们家的电视机也一直地打开着，声音很大，轰轰轰的，遥控器也砸烂在了地上，但他们没有放在心上，他们想，父亲愤怒后一定是到老三李城那里去了。李城说父亲倒是没有砸烂他家的任何东西，没有，但

李城也能在脑子里找到了对不起父亲的地方，他说自己应该让父亲留下的，因为他的女朋友，后来并没有住在他那里，他的女朋友说那天晚上她没有情绪。李城没有办法，李城说没有情绪就没有情绪，那你就回你家里去吧。她就回她的家里去了。李城说，他要是把父亲留在他那里，父亲是不会出事的，父亲不出事，母亲怎么会出事呢？

所以他说，他是最最该死的！于是将脑门狠狠地撞在了墙上，撞得咚咚咚的乱响。

他们就都劝他，说你用不着这么想，该死的不光是你，我们都该死，谁叫我们都把父亲的生日给忘了呢？

这时，艳艳说话了。

艳艳觉得，平时你们不都以为我是个有问题的女孩吗？没想到，你们的问题比我大多了，你们都弄出了两条人命了。

艳艳的嘴有点毒。她说，我觉得你们应该一个一个地说一遍，说你们是怎么把爷爷的生日给忘了的。

艳艳的话是谁都听到了，但谁都没有做声。

艳艳又说了，她把手横过去，直直地指着她的母亲，她说妈，从你开始吧，你是老大，你说，你是怎么把爷爷的生日给忘了的？

李香看着女儿，不知如何开口，也不敢愤怒。

坐在姐姐对面的李城却忽然开口了。

他说姐，你还记得前年吗？

大家的眼光便乱窜了起来，看看李香又看看李城，看看李城，又看看李香。

李城说，我说真心话吧，前年我是真的记起了父亲的生

日的，不信你们问姐，姐，是吧？我是为父亲的生日专门跑到姐家去的。我说姐，后天是爸爸的生日，我们要不要回去一趟。姐，你当时怎么说，你还记得吗？

李香暗暗地有点紧张。她说我说了什么啦？我好像没有说什么。

李城说，你说了，你说回什么回，不回！你有时间你回吧，我没有时间。你当时就是这么说的。

李香的眼睛突然爆开了一样，她说你瞎编，我怎么会这么说呢？我绝对不会那么说。

李城说，姐，你当时就是这么说的。

李香说，那后来你回来了吗？你怎么不回来呢？

李城说，这就得怪你了，说真话，我是因为你不回来，我才不回的，我干吗一个人回来呀？

李香说，那你可以找李瓦呀，你跟李瓦两人一起回来不行吗？

李瓦的脸色也暗暗地紧张了起来。

李城说，我去找过他，但没有找到。后来我就想，怎么就我一个想到父亲的生日呢？你们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如果想到了，为什么没有听到谁说呢？我想了想，后来不知怎么，就懒得往下想了。去年，我说真话，我是一点都没想起，真的，今年就不用说了。

李瓦把话接了过去。他说我有一年也是想到过要回来的，我还跟朋友说好了要开他的车回来呢，朋友都答应了，说你开吧，我给你留着。后来不知碰着了一个什么事，就给忘了。这事我好像跟姐说过呢。

李香说，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呢？你没有跟我说到过，你们今天是怎么啦，怎么什么事情都说跟我说过呀？

李瓦说，要末我就是跟老三说过的，反正我跟谁说过，我绝对跟谁说过的。

李城说，你这是瞎说，你没跟我说过，你绝对没有跟我说过。

说来说去，说去说来，好像还是弄不清楚父亲的生日是怎么给忘了的。后来，就都把原因归结为太忙了，实在是太忙了，整天都在忙，忙得人的脑子都热烘烘的，像被火烧着了一样。可不忙行吗？不忙怎么活下去呢？你不忙，别人忙呀，别人就会当着你的面，把所有的好东西，一样一样地抢走，最后会把你碗里的饭也抢走，你说你不忙你怎么办？

这时，艳艳又说话了。

她说其实呀，你们也用不着光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，我觉得爷爷本人也是有问题的，爷爷太过分了，不就一个生日吗？城里人又不是什么神仙，干吗非要记住你的生日呢？

艳艳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完，一个巴掌飞了过来，把她的脸给打歪了。

那是她父亲的巴掌，打得很重。

那一个巴掌之后，屋里突然静了下来，所有的嘴巴都闭上了，什么自己的不是，什么别人的不是，都不再议论了，能做的，只是默默地守灵。当然，在后来的几天里，他们还是决定了几件事。他们决定，回家后马上拿父母的相片去放大，然后各家摆在屋里，每家都给父母做个灵堂，一直到做完七七。七七就是七个七天的意思，就是每一个七天都要给父母

的在天之灵举行一次送行的仪式，好让父母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安生。此外，还决定每年清明节都要回到山里来，回来给父母烧香，回来给父母扫坟，就是天上下着刀子也不能免掉；还有，就是把房子卖了，不卖留着干什么？卖房的钱，全都交给李城，就当是父母留给他的结婚钱。

离开山里的那一天，天刚亮，买房的人就把钱拿来了。那是一摞不薄的钱，买房的人问，给谁？你们谁给点一点。老三李城走上去，说，点什么点，给我吧。他拿过钱，就直直地往门外走去，然后对着远处的山头，大声地喊叫着：

爸！

妈！

我是老三李城。

我会尽快找一个女的结婚的，你们放心吧！

在等待去拿骨灰的那些天里，我没有去捡过一天的垃圾。李四也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。那些天的饭菜，也都是他给买的。我没让他买，也没说不让他买，反正他买回来了，我就照吃不误。我为什么不吃呢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父亲怎么会死呢？吃完了我便躺到床上睡觉，我脑子想的几乎都是死去的父亲。我真的为死去的父亲感到伤心。我不停地催着李四，让他快点带我回他的山里，我想早一天把我父亲的骨灰拿到。我不敢让他一个人回去，我怕他一个人走了，不把我的父亲带回来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到哪里去找他去呢？我还不时地警告他，我说你不能一个人偷偷地回去你知道吗？你一定要带我跟你一起回去。李四总是告诉我，你放心吧。我怎么能不

还你父亲的骨灰呢？我要是不还你，你说我的心里就好受吗？我又不是坏人，你看我像坏人吗？但我总是有点不太相信他。我总是担心他会一个人什么时候偷偷地跑了。睡觉的时候，我总是让他睡在里边，以为那样他夜里就跑不掉了，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很天真的。那些夜里，我虽然时常因为父亲的死而睡不着，可一旦睡下，都是睡得很死的，李四要是想溜，早就溜掉了，但他没有溜。夜里，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我的住棚半步。

李四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。

我敢说，这一点城里人很少能做到。

那样的情景一直熬了十天。

临走的前一天，李四让我带着他，到商店里去走了一圈。

他说，他要给他的老伴买点吃的东西。

他没想到他的老伴已经死了。

我当然也没有想到。

我问他买什么吃的呢？

他说有一种很好吃很好吃的东西，但他忘了名字了，只知道有点像是他们山里的米糕，但山里的米糕做得没有那么软，也没有那么好吃，吃的时候有点软软的还有点粉粉的，反正是十分地好吃。他问我哪里有卖？听他那么一说，我知道那肯定是云片糕。云片糕很便宜，在城里根本算不得好吃的东西。我说那种东西有什么好吃呢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我给他推荐了很多好吃的，尤其是巧克力，他却坚决不买。

他说他就买云片糕。

他说，你说不好吃那是你的嘴巴，我老伴的嘴巴她觉得

好吃，那就是天下最好吃的，你知道吗？

接着，他便比划着他老伴吃云糕时的那种模样，说她总是很端正很端正地坐在门槛上，一小片一小片地把云片糕掰下来，然后一只手轻轻地提着放进嘴里，一只手在下巴的下边接着，那是以防万一，万一有云片糕的碎片从嘴边跌落，她好把它们接住，然后把它们慢慢地放进嘴里。她总是吃得很香，吃得一脸甜甜的，一点都不着急，好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。

我心里便暗暗地笑他。

路上，我曾想象过李四那老伴的模样，我想我一定要好好地看一看，看一看她拿到云片糕时的模样，是不是真的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。一个小女孩与一个老太婆，那是一个天和一个地呀，她怎么爱吃云片糕，也不可能吃出一个小女孩的模样来。

你知道，我的这种想象早就提前落空。

就连李四家的那栋房屋，我都看不到是什么模样了。

那一天从清早起，买主就请来了一帮人，把李四的那栋房子给拆了。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房子已经没有了，拆下来的东西乱七八糟地丢得到处都是，就像一堆垃圾。在我的眼里，那就是垃圾。

当时的天，是准备黑下来的那个时候。

前来拆房子的人，有的已经走了，收工了，回家喝酒去了；有的正扛着拆下的木头，走在李四家门前的路上。

李四远远地就站住了。

我也站住了，我站在李四的身后。

我说怎么啦？走呀，不走啦？

李四半天没有说话。

那些人也不说话，他们也远远地就站住了。

接着，有人把话问了过来，说：是四叔吗？

李四没有回答。

李四愣愣地看着他那已经没有了的房子。

那时的李四其实是被那样的情景吓傻了。

有人再一次把话问了过来，说：四叔，是你吗？

李四还是没有回答。

突然有人慌了起来，以为是遇着了鬼了，咻地就将肩上的木头丢在了地上。

木头落地的声音很响，那声音把其他人也都吓慌了，跟着，木头落地的声响和四散奔逃的脚步声，响成一片，像是天塌。

回来！我是李四！你们跑什么跑！

李四突然朝着他们吼道。

那些人的身上都像是牵了绳子，李四那么一喊，就把他们都牵住了。

说真话，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是真真地同情起了李四了。在那之前，我觉得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可怜，不就一个生日吗？做也过，不做也过，干吗弄得那么严重呢？我觉得他闹得太过分了。可那天晚上，我觉得这个老人的命，还真是他妈的比我还苦，比我还惨！我失去的只是我的父亲，而他呢？他的老伴没有了，他的房子没有了，他，一个六十岁的老头，也

在他孩子们的心目中死去了，往下，他该怎么办呢？

当天晚上，李四打着火把，带我去拿我父亲的骨灰盒，他刚要揭开坟墓，被我喊住了。

我说算了，不挖了，就让我父亲埋在这里吧。

我想，我父亲他不死也死了，我拿着他的骨灰回瓦城又能怎样呢？还不如就这么留着，让他躺在这个静悄悄的深山沟里。我想，或许这还是老天爷的一种安排呢？如果哪一天我能了却他的心愿，我真的成了瓦城的人了，我真的能在瓦城买了我的房子，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吧，比如能不能把他迁进瓦城的公墓什么的。如果没有，就永远让他躺在这里吧。

李四没有多想，他只是对我说，随你的便，你自己想好。我说那就随我的便吧，我想好了。

他说，反正这事你以后不能后悔，后悔了也不能怪我。

我说，我不会怪你的，我也不再会后悔。我说你放心吧。然后，我们来到他老伴的坟前。

他把买回的云片糕，一片一片地掰下来，一片一片地摆放在他老伴坟前的石板上。

就在这时，我禁不住问他，我说你怎么办呢？

他说，我还能怎么办呢？你说，你说我还能怎么办？

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竟然这样回答一个毛头小子的问话，你可以想象，他的心是多么地难过，多么地凄凉，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了，你说，你不同情他，你同情谁呢？我简直觉得，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人需要你去同情，那个人可能就是他李四。

我说，你不会想到死吧？

他没有回话。

我说你千万不要想到死你知道吗？

他还是没有回话。

我说，你跟我回到瓦城去吧，我带你去找你的那些孩子。

他说，你说他们还会认我吗？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担心他们会不会因此而恨他，而不认他。我说怎么可能呢？你是他们的父亲，他们是你的孩子，他们怎么敢不认你呢？我说别的事情我可以帮你作证。

他说，他们要是不认我，我怎么办？

我当时觉得，这个老头怎么有那么多顾虑呢？我觉得只要他回到瓦城，只要他站在了他们的眼前，他甚至不用开口，他们都会知道，这就是他们的父亲。他们怎么会不认他呢？于是我安慰他，我说在你回到他们的身边之前，你就跟我住在一起吧，反正我也没有了父亲了，你就当作是我的父亲好了。你可以一直住到他们认你的那一天。

我说，我父亲的身份证不是还在你的身上吗？他说是的，还在。说着要掏出来还给我。我说不用，我说你先拿着吧，在城里，没有身份证有时还挺麻烦的，一不小心，就会碰着喜欢盘问的警察，他们的手总是伸得长长的，然后问你，有身份证吗？拿来看看。

我说你就拿着我父亲的身份证顶用吧，反正你的身份证已经没有了。

他的身份证已经被他的孩子们烧掉了，连同烧纸，一起烧在了我父亲的坟前。

他看着我父亲愣了好久，他说那我拿你父亲的身份证也没用呀，谁不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
我不由愣了一下。相貌的问题确实是个问题。我便拿过父亲的身份证看一看，说实话，在这之前，我还真的没有看过几次父亲的身份证，这一看，我吃了一惊。因为我父亲在身份证上的人头，也不太像我的父亲。当然，也不像李四。

于是我把身份证递给了李四，我让他好好地看一看。

李四也觉得怪了。他说真的不是太像你的父亲，为什么呢？

他说那有人怀疑过这不是你的父亲吗？

我说怀疑多了，但我父亲的名字是对的，这上边的地址也是对的。还有一点，就是这脸上的颧骨，还是很像的。李四便摸了摸自己的颧骨，我顺眼看了看，发现他的颧骨，也是我父亲的那种颧骨，不是太像，也不是一点不像。他说那我的名字不一样呀。我说这就简单了，有人问你，你就说你是我的父亲，你只要记住我父亲的名字，记住这身份证上的地址就行了。

他的手便深情地落在我的肩头上。我看到他的嘴巴动了动，他好像有话要说，最后却什么也说不出来，他的眼睛眨了眨，好像在暗暗地流泪。

回瓦城的那天早上，山里的露水挺重的，走了没有几步，脚上的裤子就湿透了。

走到一个半山腰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来，指着不远处的一块地，他说，那是我家的。

我说你家都没有了，你哪里还有地呢，你的孩子们不是把地都卖了吗。

他说没有。他说他们卖掉的只是地里的东西，不是地。地是不能卖的。我没死，那地就还是我的，我要是死了，那地就回到国家的手里，谁也不能卖。

他忽然眼光默默地望着我。

他说，要不你回你的瓦城去吧，我不去了。

我说为什么？

他说我还有地，我怕什么呢？

我说你已经没有了房子了你知道吗？

他说那要什么紧呢？盖一个茅棚，我就可以住下了。

我说算了吧你，你今天盖了茅棚，明天后天，你的那些孩子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你还活着的，到时，他们还得把你弄到城里去的。你已经六十了，你一个人在山里能呆多久呢？

他便不再说话。

但他还是朝他的那块地走去。

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。

他是朝地里的那个稻草人走去的。那个稻草人歪歪的，眼看就要倒地了。

我看到他扶起稻草人的时候，眼里悄悄地竟流下了泪来，好像他扶的不是什么稻草人，而是他那永远离开了人间的老伴，或者那稻草人就是他自己。

他让我帮他，帮他把稻草人往地里插深一点，插牢一点，他希望它别再倒下。

他说这里风大，你使劲点，免得我们一走，风一来，又

倒了。

插好后他又试了几下，扯了扯稻草人的手，然后朝我点点头，算是放心了。临离开时，他又整了整稻草人身上的衣服，他的动作很细，从稻草人的衣领开始，慢慢地往下顺，先是衣袖，然后是胸襟，然后是衣摆，然后，是裤子，我看到他的手几乎没有放过一个地方，一点一点都做得十分体贴；完了，才去整理那稻草人头上的帽子，完完全全地把稻草人当成一个人了。最后，他把稻草人手里拿着的那个白色的塑料袋，也重新系了一遍。

我指着那个塑料袋问他，挂这个干什么呢？

李四只对我笑了笑，没说。

我想了想，觉得那塑料袋也不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也许只是随便挂挂，就没有追问。

从地里出来，走到路上的时候，我的脑子突然被什么挂住了，我马上回过头去。这一次，我终于明白了李四为什么掉下眼泪。那个稻草人，除了头上的帽子是李四的帽子，那稻草人身上穿的衣服，那稻草人脚上穿的裤子，全都是他老伴的。我看着看着，竟像是突然看到了他的老伴了，她就站在我们的面前。

按理说，让李四回到他的孩子身边，不是一件太难的事，至少比捡垃圾要容易一些。你没捡过垃圾你当然不懂，但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捡垃圾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首先是臭。垃圾臭，捡完垃圾你一身的臭，但这些都是你自己愿意的，你怪不了谁。我说的不容易还不是这个，我是说，捡的时候你

得在垃圾里不停地翻，你得不停地找，你得把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你一点都不能迷糊，你要是迷糊了，你就会除了一身的臭气，你什么也没有得到。

然而事实上，李四的事情，简直难透了。

刚刚回到瓦城的大街上，我们就碰着他的孙女艳艳。

那是我头一次看到艳艳，我先是看到了李四的那张照片，然后才看到艳艳的。李四的那张照片，比锅盖还大，他被装在一个很好看的镜框里，被艳艳抱在胸前，正从街对面的一家照相馆里出来。

我一下就愣住了，我想那照片怎么这么像李四呢？

我忽然叫李四等一等，我说你先在这里等等，你先别走。然后，我横过街面，直奔李四的照片追去，然后把她拦住。

我问小姐，你这抱的是谁？

我真的用了小姐二字，别以为我是捡垃圾的，讨女孩喜欢的一些字我还是会说的。

她扫了我一眼，说，你认识他吗？

我说，我可能认识。

我本来想说，我应该认识。或者直接说，我认识。但我给我留了一点余地。

她便告诉我，这是我的爷爷，他死了，你知道吗？

家里死了人的人都这样，他们好像都担心别人不知道他们家里有人死了。

我心里一下就咬定了，我知道那照片上的人头就是李四，捧着李四的这个女孩，就是李四的孙女。我因此高兴了起来，

我马上对她摇摇头，我说你看看那是谁？

我朝着站在街对面的李四指了过去。

李四的目光一直地跟着我，他早就看到了他的艳艳了，他们的目光这时碰在了一起。

艳艳哇的一声就尖叫了起来，但她马上就把嘴巴挡住了，她说真的好像我爷爷耶，怎么这么像呢？

我说不，不是像，而是真的，那就是你的爷爷，你爷爷他没死，他活得好好的。

我一边说一边迫不及待地朝街对面的李四招手，我让他过来。我想只要李四过来，只要他们把话对上，往下就什么都不用多说了。

可是，街对面的李四突然转身走了，而且走得很急，就像是小偷逃脱追踪的样子。我大喊了一声跑过去，哎，你干吗？你到哪儿去？

李四没有回头。李四的身影转眼就在前边消失了，被乱糟糟的人群吃掉了。

我一看急了，我丢下艳艳就朝李四追去。

但那李四不知怎么溜的，怎么找都没有看到他的影子，等到我回头想对艳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艳艳也早就走了，艳艳不在原来的地方了，她回家去了。我在大街上又胡乱地找了一下李四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我的心里当时真是恨死了李四了！

我心里想：

这老头，

你他妈的，

老子不理你了！

我差点在大街上自己给自己几个巴掌，然后发誓不再理他，我发誓他现在就是死在了大街上，老子也不理他。在走回住棚的路上，我一身都是愤怒。

一进门，我就把自己摔在了床上，可我刚刚躺下，突然有人敲门。

我说谁呀？

外边没有回话，但敲门声却没有停止。

我把门打开一看，他妈的，门口站着的就是那个讨厌的李四！

当时的天，已经黑下来了。

我说你他妈的李四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你已经没戏了，你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你错过了一次最好的机会，你知道没有？可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他是怕他的艳艳会被他吓疯在大街上。我说疯你妈，她年龄比我都大，她怎么会被吓疯呢？他说她是女的你是男的，他说在她的心里，她爷爷，我，李四，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当然知道你死了呀，可你只要一过去，你和她，你们两人只要一说话，她就知道你真的就是她的爷爷，你真的没死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问题是，我还没有跟她说话她就被我吓疯了，我怎么办？

他说他幸亏没有过去，他要是过去了，她艳艳肯定被他吓疯了。

他一口咬定，他是为了他的艳艳。

真拿他没有办法。

我说好，那你现在怎么办呢？没有等到他回话，我又把

话拦了过去，我说你不用再跟我说怎么办，我不管你怎么办了，反正你的事从此与我无关了，你不用再跟我说什么，你说了我也不听。

他愣了半天，最后问道，你真的不帮我了？

我说我帮你干什么？我不帮了。

他暗暗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，那我明早就回我的山里。

我说回吧回吧，明早天一亮你就回你的山里去吧。

他说那我今晚怎么办呢？我在你这里住一个晚上可以吗？

我说住吧住吧，反正明早天亮你就走了，今晚爱住你就住吧。

他于是爬到了床上，一声不吭地躺下了。

也不知怎么搞的，第二天凌晨，天还黑麻麻的我就醒来了。

我是怕他真的溜回了他的山里。

我看到他还躺在我的身旁，于是把他推了起来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说天还没亮呢，我天亮再走吧。我说走什么走，你要是真的走了，以后你再来找我，我就真的不帮你了。

他说你什么意思？

我说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走。

他说不走我怎么办？

我说我给你想办法吧。

他说你有什么办法呢？

我说我现在还没有，我现在要睡觉。

说完，我一头睡了下去，一直睡到了中午才醒来。

我的办法还是从艳艳身上下手。

李四也表示同意。但他说，只能让艳艳告诉她的爸爸妈妈和她的叔叔们，让他们到这里来找他，他不想先去找他们。我明白他的心思，这是一个有关脸面的问题。不管怎么说，事情已经闹大了，事情的最初应该说是他那些孩子的过错，而事情的后来，则是他李四的不对了，这一点，李四心里是清楚的。我表示可以理解。我对他说，先这么办吧，不行了再想别的办法。人只要活着，办法总是会有的，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时常对我这样说。我父亲说，只要你永远记住了这句话，你就总有一天会成为瓦城人的。这个道理放在李四的身上，我觉得也是适合的。

我相信李四能回到他那些孩子的身边。

于是，每天中午的放学时间，我都跑到艳艳的学校门前，等着艳艳放学出来。

我告诉艳艳，你爷爷真的还活着，你的爷爷现在就住在我家里。

可艳艳就是不肯理我。

头一天她急急地走着，我跟她说了不到两句，她就拔腿飞跑了起来。

我当然不敢追，也不能追，我要是追上去，她要是告诉街边的人，说我是流氓，我就是不被打死，也有可能遍体鳞伤，以后捡垃圾都将成为问题。

第二天，我告诉她，你叫你家里的人先去看一看吧，看一看你们就知道那是不是你的爷爷了，可是，我话没说完，她拔腿又一次跑了。

第三天，我刚要上去，她身边的三四个男孩呼地一下，把她围住了，他们的眼睛全都火一样往我的身上燃烧着，他们的手和他们的脚，都在做着一种随时出击的样子，张牙舞爪的。我哪里还敢靠近呢？我不敢。我只有远远地看着她走远。

第四天和第三天一样。我知道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了。于是，我把第五天的方法改了，我让李四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写在了一张纸上，然后装在一个信封里，我拿去交给艳艳他们学校的门卫，让他帮我转交给艳艳。

那天我躲在暗处，我看见那门卫把信封交到了艳艳的手里，我看到她把那张纸抽出来看了看，又把它放回了信封里，她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她可能想看看我在什么地方，但她没有发现我。她把信封装进了书包里，就慢慢地回家去了。

回来后我告诉李四，我说这两天你就在家里呆着吧，我相信他们会来的。至少有一点，我想他们会想到他们的父亲还活着，那就是李四的笔迹。

我问李四，他们应该熟悉你写的字吧。

李四说怎么能不熟悉呢？

我说那就好办了，那你就等着吧。

我说等他们把你接走的时候，你告诉他们，你说我有一个要求。

他说什么事你说。

我说你让他们给我一点钱，算是对我的辛苦和良心一点小小的回报。

他说这应该不成问题吧。

我说这很难说，到时你说了，可能就不成问题，你要是

不说，不就成了问题吗。

他说你这脑子里怎么想得这么复杂呀，你不是没有读过书吗？

我说读过一点，读了差不多三天。

他说三天算什么呢，三天算个鸟！

李四就这样等着，每天都在住棚附近等着，我吩咐他不要走远。我担心他们来了看不到他。但我不能等，我得出去捡我的垃圾。

第三天中午，我出门没有多久，他们来了。

一共来了七个人，除了李四的几个孩子和他的女婿儿媳孙女，还有一个警察。

他们是坐着那个警察的车子来的，那警察是李瓦的好朋友。

那是一辆警用的面包车，面包车的头顶上装着那种可以叫唤的红灯，可以一路走一路叫一路放射着红色的光芒。李四说，那辆车远远过来的时候，他的心听得都碎了。

李四当时正在住棚不远处的路边，整理一堆我弄回来的垃圾，那是一堆转眼就可以换钱的垃圾，是我从很多很多的垃圾里捡回来的。我让李四把它们分类，哪天拉到各种不同的收购站去。

李四说，他以为那车子是路过的，没想到不是，那车子突然停了下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车子一停，他就看到了他们，看到他的那些孩子还有那个警察。

但他没有站起来，他就那么坐着。他只是抬起胳膊往脸上擦了擦，他想擦掉脸上的汗水，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胳膊很脏，抹过之后，他才发现胳膊上都是脏兮兮的汗水。

那警察本来走在后边，可他闪了几闪，就抢到了前头，站到了李四的面前。

李四当时想，他来干什么？他又不是我的孩子。

那警察却先说话了，他朝李四长长地伸着手，他说把你的身份证拿我看一看。

李四当然知道他的意思，但他不想理他，他觉得他的话没头没尾的，他把目光投到了孩子们的脸上。

他的嘴巴却紧紧地关闭着，他不想开口，他想听听是谁最先叫他爸爸。

孩子们就散开在警察的身旁，都在愣愣地看着他，没有人说话。

终于，李四发现李瓦的嘴巴连连地动了动，但是没有声音，他想他妈的，这小子什么时候得了结巴了，叫一声爸爸这么难？

李瓦的话终于出口了。

李瓦说，你，你听到没有，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。

李四猛地瞪了李瓦一眼，但他还是没有做声，他把目光转到了李香他们的脸上。

那警察又说话了。这一次，他蹲下了身子，蹲在李四的面前，声音很低，也很平和。

他说大爷，你有身份证吗？让我看一看吧。

李四的心里一下舒服多了，这一舒服，李四忽然糊涂了。

李四手也不擦，就从身上掏出了身份证。

那警察接过身份证的时候，那种神态谁都可以想象，高兴得就像抓到了坏人了。他一看到那上边的人名，就知道不用再说什么了，他两根手指紧紧一夹，就把身份证高高地举过了他的头顶。李瓦他们没有看到那身份证上的人头，那人头刚好夹在警察的手指里，那是他有意夹的，他觉得，让李瓦他们看到那上边的名字就什么都不用再说了。

那是我父亲的名字。我父亲叫胡来。

李瓦他们全都看到了胡来这个名字，而且看得一清二楚。那警察把我父亲的身份证狠狠一摔，摔在了李四的脚下。然后，他起身走了。

李四想这人怎么这样呢？他看了看脚下的身份证，伸手刚要捡起，突然，有人把垃圾狠狠地踢到了他的身上。

是他的李瓦。

李瓦指着他的父亲，狠狠地警告道：

老头，好好捡你的垃圾吧！

就这一声警告，李四的心头突然一阵绞痛，像是被刀深深地插了进去。他想愤怒地站起来，他想给他一个耳光，可他竟然站不起来。他只有一双愤怒的眼睛，狠狠地盯着他，但他的眼睛盯不了多久，就被闭上了，因为他的另外两个孩子，他的女婿，他的儿媳，还有他的孙女，他们都愤怒地把垃圾踢到了他的身上，踢得垃圾满天地飞舞，他睁不开眼睛，也张不开嘴巴，最后，一屁股倒在了地上。

随着那些满天飞舞的垃圾，李四听到的尽是恶毒的咒骂。他们说：想过好日子是不是？做你的狗梦去吧！

他们说：死去吧老头！别以为长得像我们父亲，就可以冒充我们的父亲了！死去吧！

刘大奇还上来给了他一脚，狠狠踢在他的大腿上。

他说你儿子呢？你儿子哪儿去了？

李四心想我儿子不都站在你旁边吗？你说我儿子哪儿去了？

刘大奇说，你告诉他，要是再敢骚扰我的艳艳，当心敲烂他的脑袋！

说完，一个一个愤怒地扬长而去。

看着他们走去的背影，李四好久才从垃圾堆里坐了起来。随后，他放声大哭。

我从外边回来的时候，李四还在乱糟糟的垃圾里坐着，我看到他两眼血红。

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们，他们把那么多的垃圾都踢到了他的身上，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们。总有一天，他要让他们统统跪在他的面前，他说总有一天。好像他恨的不是他的孩子，而是几个趁火打劫的恶人。

但我告诉他，我最恨的却是他，是他李四。

我说你应该对他们说话呀，你怎么能一句话也不说呢？

他说，他们都认不出我是他们的父亲，我对他们说什么呢？

他说他说不出。

我说有什么说不出呢？你首先得让他们听出你的声音呀，你可以叫他们的小名，你可以说出他们很多很多的事情。你

不说他们怎么能认出你来呢？你在他们的脑子里你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吗？

李四却因此愤怒了起来。

他说死了怎么啦？我就是烧成了灰，他们也应该认得出来！我是他们的父亲，他们是我养大的，他们有什么理由认不出我来？

我说你他妈的做梦，你还没烧成灰呢，他们都认不出你了，你要是真的烧成灰，你说还有谁能认出你呢？

他却一口咬定，他们没有理由认不出我来。你说他们有什么理由？

事情都成了这样了，他还找理由？真他妈的有点可恨！

我说你这老头你怎么这么犟呢，你要是这么犟你就永远回不到他们的身边，你相信吗？

李四没有给我回答，他只说，反正他们认不出我来，我回到他们身边又有什么用呢？

他说只要他们认不出他来，他就永远也不认他们。

我死也不认。他说。

他就是犟！

他说他们只要往我身上闻一闻，他们都能闻出我是他们的父亲来。他说他们根本就用不着看什么身份证。看身份证干什么？那身份证是什么东西？就因为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我的，我就不是他们的父亲了？荒唐！荒他妈的唐！

这话说得还算有点道理，可道理这东西有时就是不能成为道理。用我父亲的话说，垃圾堆里的道理多着了，那都是被城里的人们扔掉的，都变成了垃圾了。

其实，早在艳艳扛着遗像回家的那天晚上，李瓦他们就一致认为，可能有人想冒充他们的父亲了。那天，他们为了艳艳在大街上的奇遇，作了整整一个晚上的分析，最后的结论是：肯定有人在想冒充！这年月，他们说什么荒唐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不是连市委副书记都有人敢冒充了吗？而且还在市政府的办公楼里开会作报告，风光了整整半个年头。都觉得应该提防呀，应该小心，千万千万不能上当，千万千万不能被人当成传说的笑话。

惟独没有人想一想，他们的父亲是不是真的还活着。

所以，看到艳艳拿回那封信时，也没人细心地看一看那信上的笔迹，哪怕怀疑一下也是好的，那是他们父亲的亲亲的笔迹呀，他们竟然视而不见，或许他们有人在脑子里想到过，但他们的心里就是不肯相信，他们只是相信：冒充他们父亲的人，终于来了！

他们觉得不可思议，一个捡垃圾的老头胆子怎么这么大呢？

李瓦当即就把电话打到了那个警察的手机上。他问他有空吗？什么时候有空，有空帮我们收拾两个捡垃圾的混蛋，他妈的，一个捡垃圾的老头竟敢要冒充我的父亲，对，他说他还活着，他说他在哪里哪里正在捡垃圾度日，真他妈的此地无银。

捡垃圾是我和李四在信里留下的疏忽，我们真的不该写，也许那样他们就不会一眼把我们给看低了。不过，当时我和李四也是想到过的，我们最后觉得，还是说真话吧，说真话也许更好些，谁想到真话反而把李四的事情给砸了。

李四的那些孩子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李四想不明白。

我也想不明白。

我和李四曾经想过，是不是跟他们的职业有关呢？是不是他们的职业把他们的脑子弄成了那样？其实不是的。除了艳艳是读书的，李香是开出租车的，李香的丈夫李香的弟弟还有李香的弟媳，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，我好像一直没有提到过，其实不提反而好，免得有人产生误解。我告诉李四，我在瓦城捡了快十年的垃圾了，我可是什么人都见过，他们都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。

可话说回来，如果我们是李瓦，如果我们是李香，我们又会怎么样呢？

我们也会怀疑吗？

会的，我们可能也会怀疑的。

但这话我没有告诉李四。

瓦城的很多事情，他也许到死都弄不清楚。

我也弄不清楚。

从此，我和李四，两人像两根木头，经常呆呆地站着，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我说怎么办呢？他也说，怎么办呢？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每天晚上，我们好像都在想呀想呀，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，但什么办法也没有。那些天里，李四也跟着我上街捡垃圾去了。那是他自愿的。我说不用，我说只要住棚里还有吃的，你就每天都睡着吧，只要你能睡出什么办法来，那就好办了。我心里想，他不可能一直地跟我往下

住，他还得想办法回到他的孩子们身边去。可他觉得老是那么睡呀睡呀，可能睡死了都睡不出办法来，就跟着我上街去了。

在大街上，李四只要看到他的孩子，就会急急地往前走，他想让他们看到他，他希望他们在看到他的时候，突然找回他们心里的印象。毕竟，他是他们的父亲呀，他不信他们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印象。他不信。

但是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
除了几个白眼，或者几句咒骂，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。

我说，首要的问题可能还是沟通的问题，你还是想办法跟他们说说话吧，你别光是那么愣愣地看着他们。光是愣愣地看着他们是不行的，绝对不行。

可他还是那一句，他说只要他们认不出他来，他就永远不会对他们开口。

我对他们开口干什么呢？他说。

有一天晚上，深更半夜了，他睡不着，他把我推醒。

他说，你能陪我去一个地方吗？

我说去哪儿？你一个人去吧，我要睡觉。

可他还是拉着我，他说去吧，陪我去一下。

他说他不能一个人去，他怕出事。

我只好迷迷糊糊地跟着他去了，但他却没有告诉我要去什么地方，直到走到了，他停下了脚步，他才悄悄地告诉我，他想听听他那李城的房里睡着几个人。

我当时没有听懂。我觉得这老头怎么这么奇怪。

我说睡一个人又怎么样，睡两个人又怎么样？

他说睡一个人那就是他的老三李城一人。

我说那睡两个人呢？

他说睡两个那就不光是他老三李城了，另一个肯定是他李城的女朋友。

我说那又怎么样呢？

他便不再看我，他说你不懂，我说了你也不懂。

我说我有什么不懂的呢？你说吧！

他还是不说，他说待会告诉你吧，待会告诉你，你先给我听听，听听是一个还是两个？

李城住的是一楼，楼下的路灯全是黑的。李四拉着我悄悄地摸到李城的窗下，我们听了好久，才听到了睡的不光是李城，还有一个是个女的，毫无疑问，那就是李城的女朋友了。但那女的声音一点都不好听，有点像是猫叫。而李四心里却是甜丝丝的，我当时还想多听一点什么，他却把我拉走了。

他说行了，不要再听了。

往回的路上他告诉我，他心里最牵挂的只有这个老三了。他说他李城快三十了，他的房里如果晚上总是睡着一个人，那他以后就难了。我说难不难是他的事，他们连你都不认了，你还管他干什么呢？他就说，这你就又不懂了，再怎么，他总是我的孩子吧，我心里不挂念他，谁挂念他呢，他妈妈没有了，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姐，他们这样没心没肺的，他们还会想着他吗？

这老头真他妈的不可理解。

人心其实都是不可理解的，但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就连李瓦他们也是这样。李瓦他们的心也不是那种完全的木头，真的不是。在他们的心里，他们的母亲死了，他们的父亲他们也以为死了，他们真的很伤心，他们真的感到他们是有错的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弥补他们的过失。每天晚上，吃饭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在桌上多放两个饭碗，多放两双筷子，喝酒的时候，还给父亲也满满地倒上一杯。每一家的电视机旁，都放着父母的照片，都镶在那种很高档的镜框里，照片的前边，就是父母的灵位。进门的时候，都会首先走到父母的面前，默默地看一看；出门的时候，也是首先走到父母的面前，默默地站一会，然后才转身出门，然后，轻轻地把门关上，而且关门的声音都比以前小了，像是声音大了会吵着了父母，他们总是把门轻轻地带上，可能是轻轻地带上了，那门还是响，他们就在锁头那里抹上一点腊，在门的活页上满上几滴油，让门的声音慢慢地小下去，最后几乎是没有了响声。这些都是后来我和李四亲眼看到的，而且是李四自己发现的，他先是怀疑他们的门，怎么都不像以前会发出梆梆的响声了，毕竟，李四是有经验的，他把门上的活页，一个一个地看了，还用手去摸，摸得手指上都是油。头一次，他是在李城家里看到的，他当时看着手上的油，泪水就下来了。我不知道他的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，我没问他，我只是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有点怀疑，我说你凭什么以为这活页的油，就是为了不让门的声音太大，而不让门声响得太大，又是为了不惊动他们的爸爸妈妈，为了让他们好好安息呢？

但李四说，你不用怀疑。

他说我知道。

有一件事，我倒是完完全全地相信，那是艳艳当面告诉我的。

她说，她母亲每天深夜开车回来，临睡前，都会走到她爷爷和奶奶的面前，然后默默地说着：

爸，

妈，

我累了，

我要睡了，

我要关灯了，

你们也好好歇着吧！

说完了默默地鞠上一躬，然后再把灯慢慢地关上。

她说她妈妈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这样，而每一次都让她十分的感动。

我当时只闪过一点点的怀疑，我说真的吗？

她说当然是真的。

我便在脑子里把她母亲那种默默的样子默默地想象了一遍，并在嘴里默默地念道：爸，妈，我累了，我要睡了，我要关灯了，你们也好好歇着吧！就这么刚一念完，我还来不及在想象中把灯慢慢地关上，我的眼睛忽然一热，我悄悄地被感动了，我差点要落下泪来。

艳艳和我曾有过一次亲密的接触，当然，我说的这种亲密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亲密，而是她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，在我的大腿上踢了一脚，一共踢了我两脚。

是她自己找到我的，因为我和李四，我们俩偷偷地打开了他们家的房门。

那是李四忽然想到的一个绝招。有一天，我回家的时候，看见他蹲在住棚的门前等我。他说他的钥匙丢了，我当即就告诉他，丢了也可以进啊，你用不着这么等着。我让他把身份证拿出来，我用我父亲的身份证轻轻一插，就把锁头打开了。

他一看，两眼就惊奇地大了起来，他拿过身份证不停地看着，摸着，他没想到那身份证竟然还有那么大的用处。

突然，他喊了一声，有了！

我问他什么有了，他竟不说，只拉着我，让我跟着他走。我没想到他要拉我去干什么，直到我们悄悄地摸到了艳艳家的门前，我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我不知道那就是艳艳他们的家。在那之前，我没有去过。直到他用我父亲的身份证打开了艳艳家的房门，一眼看到了电视机旁的他和他老伴的遗像，我才大吃了一惊。我这时才发现，李四胆子真大。他要是在路上把这个想法告诉我，我会死死地拉住他，我不会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的。倒不是怕他捅烂了我父亲的身份证，不是。我是怕他这种小偷的做法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问题可就大了，如果屋里有人，如果打开房门的时候突然碰着了邻居出来，结果真是不堪想象。

然而，我们进了一家又一家，而且往返进出了好几次，我们从来都没有碰到过哪家人，我们在楼道上倒是碰到过几次楼里的邻居，但没有人把我们放在眼里，我们在开门的时候也碰着有人上楼下楼，但没有人怀疑我们是坏人，就连一

丝怀疑的眼光也没有。其实他们咳嗽一声都能把我们吓得半死，但他们好像见了我们，反而把嘴巴闭上了，闭得紧紧的。

有一天，李四还为此专门问我，他说瓦城人怎么这样呢？

我说全靠他们这样，要不你早就完蛋了，你早就被当作坏人抓了好几次了。

他点点头，他说这倒是。

我问他你当时胆子怎么这么大呢？

他说没什么胆子，我只是想，那是我孩子的家，我怎么能进呢？

别的，他说他没有多想。

每一次，我跟着李四走进李瓦他们的家里，李四都不让我乱走乱动，他就让我在他的身边站着。他说你别动他们的东西，你什么都别动。我跑到厕所，也就是你们说的洗手间，我要撒泡尿，李四都不让，我的东西都掏出来了，我已经站好了架势，他还跑过来一把狠狠地揪住我的东西，硬是塞回了我的裤子里。他怕我的尿会留下异味，会让他们产生怀疑。

我说我的尿有那么臭吗？

他说臭死了，不跟你住在一起我还不知道呢，你的尿简直是臭死了，好像整个瓦城的垃圾都在你的尿里，你的尿里全他妈的都是瓦城的垃圾。

为了李四，我只好憋着。

李四的目的十分简单。一进门，他就走到他们的遗像前，先是给他的老伴默默地说上一句什么，然后拿起他的遗像，狠狠地摔到地上，把他的遗像摔得粉碎，然后找出一些能让他

们想起他的东西，丢在被他砸烂的遗像旁边，比如，他从山里给他们拿来的一些竹器；比如，他们给他穿过的一件什么衣服。有一天，我们在李香的家里，他竟把厨房里的切菜板也扛了过来，丢在碎玻璃的边上。我看着纳闷，我说你这是干什么？他指着菜板边上的铁箍说，这是我帮他们箍上的，我要不箍，这菜板早就没有了。

在李瓦的家里，我们又看到了我们写的那封信，我想把它撕了，他却叫我放手，他让我给他，然后他在李瓦家的书房里，找到了以前他给李瓦写的信，他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，放在那些碎玻璃的上边。

他想唤醒他们的记忆。

然后，我们回到住棚里等着。

我们等着他们的动静，我们以为他们会悄悄地出现在住棚的门前，然后悄悄地把住棚的门推开，然后……然而没有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李四不肯相信。他说我们再去，我不相信他们真的这么麻木！

就这样，我们又反反复复地进出在他们的家中，每一次重去，我们都看到李四的遗像又换了一张新的，李四就再一次摔烂在地上，再一次地重复着把那些能让他们想起他的物件，一一地摆在碎玻璃的上边。

那样的过程其实是李四很痛苦的过程，有时我看到他很愤怒，愤怒得两眼血红；有时，我则看到他默默地流着老泪，一滴滴，一串串，落在那些物件的上边。

然而，李瓦他们都把这些当作什么了呢？他们当然不会

视而不见，但他们只是感到恐慌，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慌。看着摔碎在地上的镜框，看着碎玻璃上的那些物件，他们只是在暗暗地发抖，他们被吓慌了，他们都以为，是父亲在发怒了，是他们的父亲回来显灵了。李瓦不敢告诉李香，李香也不敢问问李城，李城当然也不敢跟李瓦吱声，都以为父亲怪罪的只是自己，都再一次地在心里默默地骂着自己，骂自己真他妈的该死，骂自己那天晚上为什么不问问父亲后来住在了哪里，如果问一问，如果找一找，即使头一天晚上没有找到，但第二天也许还是能找着的。父亲不死，母亲怎么会死呢？肯定是父亲怪罪来了，所以，他们都默默地承受着，谁都没有吱声。

这是艳艳告诉我的，因为艳艳猜到了是我们干的。

但她没有告诉他们家的大人。

那天我正在街边捡我的垃圾，我没想到艳艳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，一脚狠狠地踹在我的屁股上，把我踹倒在了垃圾桶旁。

我回头一看抽身就想逃跑，我怕她还有同学跟上，我怕他们揍我。

但我被她喊住了。

她说别跑，跑了明天还得找你。

我看了看四下没有别人，就站住了。

她说，你和你爸爸，你们是怎么进的我们家？

我当然不能告诉她，我装着我没有听懂。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

她说你别装，你再装我也知道是你们进的。

我说你凭什么，你有证据吗？

她说我不要任何证据，你也不用慌，我只要你给我保证，以后不能再进了，知道吗？

说着，她打开那瓶拿在手里的矿泉水，递到我的手里。

我没想到会有那样的好事。你别看那只是半瓶的矿泉水，而且是她喝剩的，在那之前，有谁给我喝过吗？没有。我们整天在大街上来来往往地捡我们的垃圾，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人，有大的也有小的，有男的也有女的，有是官的也有不是官的，有有钱的也有没有钱的，有谁给我喝过半口水呢？有人的手里拿着剩下的矿泉水比那还要多，可他们总是当着你的面，直直地丢进了垃圾桶里。

看着那半瓶矿泉水，我是真的有点感动，当然，我不至于感动得两手发抖，我只是忽然觉得她长得真是有点漂亮。其实她长得很一般。我对她笑了笑，我说了一声谢谢。她随后把我叫到一旁的台阶边坐下。我不坐。我怎么能跟她坐在一起呢？我在她的面前站着。然后她告诉我，说她的爸爸妈妈，她的叔叔他们，是如何如何的愚蠢，只有她猜到是我们干的。

你知道我怎么猜到你们吗？她问。

我说我不知道。

她说因为你们没有拿走任何一样东西。我说不拿东西就能证明是我们干的吗？她说当然啦，因为你们有更大的阴谋，你们想让我们觉得我爷爷还活着，你们还是想让你的爸爸能成为我的爷爷。

我说那其实就是你的爷爷。

她说你别再这么说，你再这么说，我就报警去了。

我说那你去呀，你报警去呀。

她说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我刚才就是要报警去的，可我看到你，我就不想去了。

我说为什么？是因为觉得我们可怜吗，不会吧？我让她别这么说，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会觉得全身发冷的。

她便生气地站了起来，她说你别不相信人好吗，我真的是看见你可怜才停下的。我觉得你们这些捡垃圾的还真的不容易。整天跟这些垃圾在一起，又臭又脏，能挣几个钱呢？

我说挣不了几个，一般般吧。

她说这我知道，捡垃圾如果能捡出好日子，你们也就不打我爷爷的主意了。对吗？

我说对什么对，不对！那真的就是你的爷爷。

她一脚就狠狠地飞在了我的大腿上，把我飞得远远的。

我有点吃不透艳艳这个女孩。她是真的可怜我们吗？

过了好几个晚上，我才把艳艳的发觉告诉了李四。李四听后脑袋突然一沉，掉到了大腿根上。好久才抬起了头来。他说完了，完了，他们怎么这么麻木呢？他们不是都读过书吗？他们怎么就相信那是我显的灵呢？我人都还活得好好的，我显什么灵呢？我就是死了，我也是显不了灵的呀，我怎么显呢？我一个山里的老头子，我都不相信那些东西，他们怎么反倒相信了？你们都读过什么书呀？你们有的还是国家的干部呢！你们到底干的国家什么部！

我一声不吭。

就是那天晚上，深更半夜的时候，他突然从床上悄悄地爬了起来，灯也不开，就悄悄地往外走去。我以为他是撒尿去的，但他一出门就回头把门掩上了。我心里忽然一沉，心想这老头会不会去寻短见呀？我不敢多想，也不敢把他喊住。我悄悄地就跟在了他的身后，跟着他慢慢地走着。

最后，他爬上了一段高高的城墙。

那是一段古老的城墙，人们把那里叫做古南门。

我想他爬到那上边干什么呢？他要是头朝下往下一栽，那也是必死无疑的。

我于是大声地喊道：李大叔，你要干什么？

我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，他在城墙上朝我回过了头来。但他没有做声。

我急急地朝他爬去。

他说你来干什么呢？

我说那你呢？你来干什么？

他说我睡不着，我想到这里来坐坐。

我说这么远的地方有什么好坐的呢？你不会有什么想不开吧？

他说不，我只是想到这里坐一坐。

我不肯相信。我说你不用骗我。

他说我骗你干什么呢？

然后，他把目光抛往远处的天边，好像要在前边的黑暗里寻找什么。

然后，他告诉我，这里他已经不知坐过多少次了，前前后后，都二十年了。头一次，是送他的李香进城的那一天。那

一天你知道我上来干什么吗？他问我。

我摇摇头，我说我不知道。

他说，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好，我想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坐一坐，我想好好地看一看瓦城。因为瓦城是我心里一直向往的地方，我早就发誓要让我的三个孩子，一个一个地都成为瓦城的人。那时他们还小。

我忽然就感到异常的惊奇，我说那你跟我父亲一样。

他便定定地看了我一下，他的头接着摇了摇，他说不一样。他说你父亲怎么跟我一样呢？不一样。我和他完全不一样。

我知道他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我的父亲不如他，我不能随乱地拿我的父亲与他相比。

他接着便转过了头去，继续看着远处的黑暗。

他说，那天我就坐在这里，那时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但天上的白云还在，还在东一朵西一朵地飘着，我就看着那些白云，我想啊想啊，突然，我眼里的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块麦田，我发现那块麦田是从远远的山里飘过来的，飘呀飘呀，就飘到瓦城来了。

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他问我。

我觉得这种想法蛮有意思的，我觉得有点像梦。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。

我摇摇头，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。

他说，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一块麦田就是我的李香。

我当时有点想乐，我不由轻轻一笑。

他说你别笑，真的。你现在还小你还不知道，在每一个

当父母的心中，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，其实都是他们心中的一块麦田，等你大了，等你结了婚，等你有了小孩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从那以后，不管是送来我的李瓦，还是送来我的李城，只要他们有人又进入了瓦城，送到后我都会爬到这里来，我总是像现在这样坐着，然后看一看天空，看一看天边的白云，我会觉得我心中的又一块麦田，在飘呀飘呀，从山里又远远地飘到了瓦城来了。那种感觉你可以想象，那真是太幸福，太幸福了。李城是最后一个到瓦城来的，那一天，我还拿来了一瓶酒，我坐在这里慢慢地喝着，我喝一口，想一想；想一想，又喝一口。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山里，我是永远没人敢比的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在我们山里，只有我李四，我能让自己的孩子一个一个地全都成为了瓦城的人。我在我们那里，是最能干的，也是最被别人羡慕的，因为别人的孩子，别人的麦田，他们都在山里呆着，永远在山里呆着，就我李四，就我李四的孩子，就我李四的麦田，全都一块一块地飞到了瓦城来了。你说，谁能跟我比呢？

没有，

绝对没有！

李四说得有点激动，说着说着，就流了一脸的泪水。

从古南门回来，我的脑子里也经常飘荡着李四的那些麦田，我想象着，如何把那些麦田，一块一块地拖下来，然后铺垫在李四的脚下，铺展在李四的身边，让李四轻轻地抚摸着它们，让李四在上边任意地走来走去，累了，他还可以躺在上边呼呼地睡着他的大觉，一直睡到月亮升起的时候，才

被那些麦田慢慢地托起，托起，然后在夜风中晃来晃去，晃去晃来……

但我不知如何帮他。

李四好像也没了捡垃圾的劲头了，整天蔫蔫的，像一块一直等不到雨天的麦田，让人越来越可怜他。我安慰他，我说实在不行，实在回不到他们的身边，你就真的当我的父亲好了，我们一起捡垃圾过我们的日子吧。

他却总是摇着头。

很坚决地摇着。

他说不，我再等他们几天，我看看他们在七七那天做些什么，我看他们还能不能让我看到希望，如果没有了希望，我还是回我的山里去吧。只要回到我的山里，只要我不死，总会有一天，会有人把话传到他们的耳朵里的，到时，他们会回到山里去的，到时，他们会自己跪在我的面前的，我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跪，我让他们给我跪成一排。

我没有做声，从他的声音里，我觉得有点阴森森的，我觉得身子有点发冷。

于是，我们便数着日子，等着第七个七天的到来。

那一天，他早早地就把我推醒了。

他让我帮他去侦察，看他们各家都有些什么动静，然后回去告诉他。

我急急地就跑到了他们各家的楼下，但我看不到他们与往常有什么不一样的动静，该上班的他们还是一样去上班；该跑车的，还是一样去跑车；该上学的，也还是一样去上学。中午的时候，他们该回家的还是一样地回家，接着，该上班的

还是转身就上班去了；该跑车的，还是一样去跑车；该上学的，也还是一样去上学，一个下午就这样也过去了。我在他们经过的路口，注视着他们。我看不到什么值得跑回去告诉李四的东西。

我心想，完了，这李四看来要彻底地失望了。我想，我该不该把他挽留下来呢？怎么挽留？留下来又能怎么办呢？就这么让他跟我一起捡垃圾，一直捡到死去？就这么几个问题，让我整整犯难了一天，有的问题，在阴暗的地方想不开，我就跑到强烈的阳光下，我让太阳拼命地晒在我的头顶上，我希望太阳晒着晒着，突然间就把我的脑袋晒出了一点什么想法来，可太阳把我都晒昏了，我还是想不出该怎么办。我想还是再等一等吧，我希望能等出一个李四希望得到的结果来。

李四要等待的是一个什么结果呢？

李四没有告诉我。我问过他，他说到时看情况吧，看情况了再说。

他说，他也有点吃不准，吃不准会不会还有希望。

临黄昏时，我才突然发现了他们的活动。

我先是发现了李瓦夫妇，他们都换了衣服，然后站在街边拦住了一辆出租车。门还没有打开，李瓦就朝里边的司机喊道：

去瓦城酒店。

看着往前开走的车子，我也飞腿朝瓦城酒店狂奔而去。

到了瓦城酒店我才发现，李城早就来了，李香一家也来了。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，肯定都是他们的朋友。他们在瓦城酒店的一楼餐厅里，摆了大大的一桌酒菜。

我转身就往回跑去，我要回去告诉住棚里的李四。跑没多远，我便拦住了一辆的士，我怕等我跑着回到了住棚，再和李四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早就离开了酒店了。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的出租车，也是目前惟一的一次。我让出租车先拉我回到住棚的门前，然后拉着李四，飞一样回到了瓦城酒店的大门前。

我告诉李四，他们肯定是在这里吃饭。

李四说对，他们今天是应该吃饭，跟他们在一起吃的，还应该他们的母亲，还有我。等吃完了这一餐了，他们的母亲，还有我，就算是跟他们永远地离别了。

我说永远离别的是他们的母亲，不是你，你还活着，你还要回到他们的身边。

他说对呀，我就是要回到他们的身边，我没说我死呀，我那说的是道理。

他突然就急了起来。

我说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也进去跟他们坐在一起吗？不可能吧？

他便不再理我，他四处地乱窜着，最后，窜到了一楼餐厅外边的一面玻璃墙下蹲着。

从那里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酒桌上的他们。

那是一面高高的玻璃墙，从顶上几乎一直地装到地面上。李四拉着我在他的身后坐着，他不让我靠在他的身边，不让我与他并排。但我还是从玻璃的反光里，看到他的胸前举着一张小小的照片。那是他老伴的照片。是他在翻李瓦家的

书房时翻到的，被他偷偷地收在了身上。

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但我说，你这样没有用的，你还是进去吧，这可是一次最好的机会了，你进去一个一个地叫他们的小名，你告诉他们，你是他们的父亲，你手里拿着的是他们的母亲。你让他们好好地看一看。他们要是再不相信，你就一个一个地说出他们身上的印记，然后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脱下他们的裤子。我话没说完，就被打住了。

他说你怎么老这么下流呢？你不能光想着这些下流的手段。

他说完狠狠地白了我一眼。

我说那你就进去跟他们说说话吧，你一说话，他们会听出你的声音的。

他摇着头，他说他不进去。

他说我进去干什么呢？我只让他们看到我，我让他们看到我难受，这就够了。

因为我是他们的父亲！他说。

我说好好好，你是他们的父亲，那你就这么蹲着吧，你看他们难受不难受。

一转身，我也蹲到一边去了。

酒桌上的人都吃得挺开心的，该喝的还是一口就把杯里的酒喝掉了，该吃的，还是一嘴塞得满满的，吃得眼睛一翻一翻的，几乎都是白眼，看他们的吃相，你一点都看不出来，他们的爸爸死了，他们的妈妈也死了，这一餐，是给他们的父母送行的。

玻璃墙外的李四默默地蹲着，默默地看着，默默地在胸

着举着老伴的照片。

从玻璃的反光里，我看到李四的眼泪在默默地流着，在默默地往下滴答着，慢慢地，他好像有点受不了了，他的身子好像在暗暗地颤抖，他晃了晃身子，最后把脑门重重地顶在玻璃墙上，但他手里的照片没有放下，他的眼泪还在慢慢地往下流着，他的眼光穿过泪水，还在充满希望地盯着酒桌上的孩子们。

那样的情景，我都受不了了，但我不敢过去惊动他。我的眼睛眨了眨，我也禁不住流下了泪来。

终于，李四被他们看到了。

最先看到的是艳艳，她两眼忽然一惊，随后把手长长地横到桌面上，她让他们把手里的酒杯和饭碗停下。她让他们快看，快看——看看玻璃墙外边的李四。

就这样，所有的眼光都朝玻璃墙外的李四投来。

他们可能没有看到李四胸前的那一张照片，因为那张照片太小了。但李四脸上的泪水呢？李四的脸那么大，他们是应该看到的。

但没有！

李四的泪水只是李四自己的泪水。双方的眼睛对视了没有多久，李瓦就招手把一个饭店里的保安叫到了面前。从李瓦那动来动去的嘴巴上，我能猜得出，他跟保安说了些什么。

他一定说，去！去帮我把外边的那个老头轰走，那是一个捡垃圾的老头，他趴在那里影响我们吃饭你知道吗？一边说，一边朝玻璃墙外的李四胡乱地指着。那保安不住地点着头，然后对着玻璃，直线朝我们走来。一边走，一边朝着我

们不停地扬手，嘴巴也跟着不停地说话，那意思是让我们走开走开，捡你们的垃圾去，这是饭店知道吗？饭店里没有你们要捡的垃圾，到别处去吧，走走走！人家里边要吃饭你们知道吗？他肯定是这么说的，不这么说他会怎么说呢？

我怕保安。我怕保安远过于害怕警察。他们根本不跟你讲什么道理，他们的道理是，你们这些人不能随便乱跑到我们这里来。

我一看不好，马上过来拉了李四一把。

李四却不理我，他把我的手打掉了。

我说再不走待会就要挨打。

他还是不理我。他依旧那么蹲着，手里的老伴一直地贴在胸前。

那保安不停地敲打着李四脑门上的玻璃，让李四走开走开。

李四却不怕。

李四没有把脑门从玻璃墙上挪开。

那保安的眼睛突然就愤怒了，他接连比划了几下之后，转身就往外扑来。

一看保安那怒气冲冲的样子，我的两条腿早已惯性地往远处飞去，但我还是紧紧地拖住了李四，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把他从玻璃墙下拖得飞了起来。

我说走吧，不走就他妈的遭殃了！

李四的身子沉沉的，他拼命地与我对抗着，我都把他拖出了好远了，他还倾着身子往回扑着，想回到那块玻璃墙下。

全靠艳艳飞快地跑了出来，才把那个怒气冲冲的保安给

拦住了。

艳艳的手里提着一个不小的食品袋，袋里装有不少随意倒进来的吃的东西，有鱼，有肉，还有虾子等等，都是一些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。她把那些递到李四的手里，一边推着李四快走，一边回头叫那个保安回你的酒店去，你不要管。

然后，我听到艳艳对李四说了一声大爷，她说你别哭，你用不着难过。

李四推回手里的袋子，但艳艳不让，艳艳让他拿着。

她说你拿着吧，你真的很像我的爷爷，你要不是捡垃圾的，我也许会认你做我的爷爷的，你相信吗？

说着，她还从身上掏出了一些钱来，硬是塞进了李四的手里。

李四当时只剩了哭，只剩了流泪，他的嘴巴哆嗦着，就是听不到一句话。

也许从艳艳的身上他感觉到了一点点什么温暖，回来后，竟不再提要回山里的事了。他整天只是默默地坐着，泪水也是要掉不掉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没有问他，也不该问他，否则就等于要把他赶走。我也不再问他往下怎么办，有关他的话题，我一句都不提。

默默地，又过了好几天。

但不知怎么，我的心里总像结着一块疙瘩，我觉得他这么住下去总不是办法，毕竟，他是李瓦他们的父亲，而不是我的父亲。我想我还得帮他。我决定硬着头皮，找他的孩子们谈一谈。我想让他们到我的住棚里坐一坐。我想只要坐一

坐，只要谈一谈，李四就会眨眼间又是他们的父亲了。李四要的不就是他们给他先开口吗？

出门之前，我换了一身好点的衣服，我还在大街上剪了一下头发，我让我变得干净一点，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一身臭烘烘的，那样他们不会理我，也不会听我说话。

走过派出所门前的时候，正好碰着了李瓦。他正跟那一个警察朋友聊着什么，聊得满嘴笑哈哈的。于是我站住了。我想，我先跟李瓦谈一谈吧。但我没有朝他们走上去。我说过我怕警察。我这不是说我恨他们，不是。我只是怕。我在一棵树下等着，等李瓦走开了，我再追上去。

但李瓦却先看到了我了。

他朝我招招手，让我过去。

我没有过去。我也没有走开。

他便拉着那个警察，两人一起朝我走来。

他们两人的脚步声挺重的，也挺响的，一步步的就像是一脚脚踏在我的心坎上，让你感到有一种要震要裂的感觉。真的。

李瓦一上来就问我：你和你的父亲，最近还有什么新的想法？

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但我告诉他，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。

我说，那真的就是你的父亲，我今天就是想找你好好地谈一谈。

李瓦的嘴里突然就嘿嘿了两声，回头对那警察说，听到没有，他还想找我谈一谈哩，他说那老头就是我的父亲。

我说真的，那真的就是你的父亲，不信你去跟他聊一聊你就知道了。

他叭的一声，一个巴掌狠狠地打在了我的脸上，把我的脸都打歪了。

我揉了揉，我把脸又扭了回来。我的泪水已经出来了，但我的嘴巴没有停下。

我说真的，你去跟他聊一聊你就相信了。那真的就是你的父亲。他叫李四。

李瓦叭的一声，又一掌打在了我的脸上，我突然感到嘴里一阵温热，我知道我的嘴里出血了，我努努嘴，我想把血吐出来，但我的双手忽然被那警察扭住了，他往后一拉，就把我铐在了身后的小树上。那树很小，摇摇晃晃的，让你想靠都靠不住。李瓦也不让我靠，他猛然一脚就踢在我的小腿肚上。我脚下一失，身子从树上滑了下来，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地上。

李瓦慢慢地蹲下来，蹲在了我的面前，然后问，告诉我，那老头是谁的父亲？

我告诉他，我说那老头真的不是我的父亲。我说我的父亲已经死了，你们拿回山里埋掉的那个老头，那就是我的父亲。

李瓦说，我不听你说这个，我现在只问你，我需要你直接地给我回答，你告诉我，那老头是谁的父亲？

我说真的是你的父亲，他真的就叫做李四。

他呼地就站了起来，猛地一脚就踢在我的大腿间，踢在我的东西上，让我感到彻骨的酸疼，但我不敢大声尖叫，你

越是大声尖叫，他就会越加地踢你，我只是咬着牙，我夹紧了腿，我拿屁股在地面上胡乱地搓着。

接着，李瓦又蹲了下来，像是要慢慢地看着我那疼痛的样子，好久，才又问道：

说！那是谁的父亲？

我说不是我的。

他说，我是在问你，那是谁的父亲？

我摇摇头，我那是痛得实在太难受，但我还是说，那真的是你的父亲。

这一次，他慢慢地站了起来，然后拿眼去看一旁的警察，好像不想再理我了，可是，谁知他忽然地就转过了身来，一脚狠狠地踢在了我小腿前的骨头上，这个地方只有皮只有骨头，只有筋，一点肉都没有，整根骨头都像被他的皮鞋踢断了一样，我疼得简直不知如何才是，往时要是伤着这个地方，我会在地上不停地跳，不停地转圈，会不停地搓来搓去，可这次，我只剩了胡乱地晃着腿，只剩了不停地歪着嘴巴。

李瓦却没有完，他随后又慢慢地蹲了下来，歪着头，嘴里慢慢地问道：

我再问你，那老头是谁的父亲？

这一次，我的嘴巴突然软了，因为我的心在不住地颤抖，我觉得李四是他的父亲他都不要，我却为了李四忍受着他的折磨，我值得吗？何况，我的手在树后边铐着，我的屁股在地上坐着，我的整个人都在他的皮鞋前摆着，我的嘴巴还能硬到哪里去呢？

我于是说，我的，我的。

我说那老头是我的父亲。

李瓦这才满足地呵了一声，然后笑了笑，然后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拍了拍，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，然后，站到一旁烧烟去了。

这一次，是那警察上来了。他一边接过李瓦给他的香烟，一边在我面前蹲下了身子。

他说，你不就是想让你的父亲不再捡垃圾吗？你不就是想让你的父亲生活得好一点吗？从这点上说，你还是一个挺孝顺的孩子的，你真的很孝顺，我们很多人都比不了你呢，但你不能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捧着一幅像你父亲的像，你就想到要让你的父亲去冒充别人的父亲呀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可以这么铐着你，把你送到医院去，然后给你抽血，然后给你做亲子鉴定，到时候，你就等着坐牢吧，你相信吗？

我相信，我给他不停地点着头，我说我相信。

其实，我是怕坐牢。别人怕不怕坐牢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这种捡垃圾的，我还是怕的好，我要是一不小心进了监狱，我还怎么成为瓦城人呢？我父亲的理想我怎么实现？

谁都可以想象，回到住棚后我是如何愤怒的。我把李四狠狠地骂了一顿，然后捡起我的东西转身走了。我自己离开了我的住棚。我不管他了。我想我一个捡垃圾的，我不能管他那么多，我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呢！我说你这个老头，你也死去吧！你不是想回到你那些孩子的身边去吗？做你的梦去吧！没人要你这顽固的老头。就为了一个烂生日，你弄得我爸爸死了，弄得你老婆也死了，眼下就只剩了你孤零零的一

个人，你的孩子也不要你了，你说你还活着干什么呢？你也死去吧！

他埋着头，没有做声。

我说你这个老头你怎么就那么顽固呢？你的孩子们他们不认你，他们是有理由的，因为你已经死了，何况你的死是你自己弄出来的，你怪不了他们。他们当然有他们的不对，可你是他们的父亲呀！你怎么就不能原谅他们呢？有一句话，说是大人不记小人过，你没听过吗？我一个捡垃圾的我都听说过，你怎么没听说过呢？你怎么光是知道指责他们，你怎么就不知道也指责指责你自己呢？

在我看来，只要他肯把那张父亲的脸皮撕下来，他的孩子们会原谅他的。毕竟，他是他们的父亲呀！

他却埋着头，还是没有给我回话。

我说我在瓦城捡了快十年的垃圾了，我还没有捡到过像你这样麻烦的。

就这一句，他竟说话了。

他说你什么意思？他的两只眼睛有点恨恨地瞪着我。

他说你说我是垃圾？

我当时不知道我是这个意思。我真的不知道。

我说我没说你是垃圾，我只是觉得你有点让人讨厌了。

可他却一口咬住了。他说你就是说了，你说你捡了十年的垃圾了可你没捡到过像我这么麻烦的，你就是把我当成了垃圾了。

我一下竟不知道如何给他回话了，我说你他妈的李四，你就是垃圾，你的孩子们他们都不要你了，他们把你扔掉了，你

说你不是垃圾你是什么？

我话没说完，他突然一个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。打得我一脸火辣辣的。说实话，我当时真的想给他还手，但我后来忍住了，我没有把手举起来。我愣愣地站了一下，我摸了摸被打得火辣辣的脸，我说好，好！你不是垃圾，是我说错了，你的孩子们他们没有扔掉你，他们还在等着，等着你回到他们的身边，你自己想办法吧，你要是想不出办法你就死在这里，反正这个住棚我也不要了，我要去米城找我的母亲，我不会回来了。

当天，我真的就去了米城，我真的想乘机找找我母亲的消息。

我无法想象，后来的李四是怎么过的。

住棚里的米已经不多，我猜想，那天晚上的李四，可能是灯也不开饭也不煮，他就那么黑乎乎地躺着，一直躺到了第二天的早上。天一亮，他就赶到了瓦城的汽车站，然后在售票的窗口来回地转着圈，他手里可能紧紧地攥着一些钱，但不会太多，也许刚够买一张回到县里的车票，也许不够。他迟疑着，是回去呢，还是继续留下，留下努力回到孩子们的身边？最后，他望了望车站上空的白云，也许他真的看到了白云了，于是他把钱收进了口袋，转身又回到了我的住棚里。

我猜想，后来的李四，肯定是一个一个地出现在了李香李瓦李城他们家的门前，然后一家一家地敲打着他们的房门。他只是默默地敲打着，他绝对不会做声，在他看来，他要敲打的也不是他们的家门，而是他们的良心。他等着他们出来，

然后，两眼愣愣地看着他们。

反正，他不说话。

可他们呢？李香李瓦李城，他们认出了那是他们的父亲吗？

没有。

肯定没有。

否则，就不会出现后边的结果了。在他们的眼里，李四还是那个捡垃圾的老头，而不是他们的父亲。他们对他的敲门感到讨厌，感到愤怒，他们总是梆的一声就把门关上，关门之前，或者给他一点吃的，或者给他一点钱，然后告诉他，我们这是可怜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长得确实很像我们死去的父亲，但你不能太过分，你不能老是这么缠着我们你知道吗，你不能这么缠着，你老这么缠着，你就太不懂事了。

去吧，捡你的垃圾去吧！

然后，把李四推到了楼道上。

有一次，说是李四的敲门声把李城给气疯了，他提着一把炒菜铲，差点就要劈在李四的额门上。李城说，你不会真的想找死吧？你要是真的想找死，你就一直地往上走，你可以爬到楼顶上然后狠狠地往下摔。知道怎么摔吗？头朝下，知道吧，别脚朝下，脚朝下有时死不了。这是李城的邻居后来传说的，他们说，那个捡垃圾的老头果真就顺着往上爬，一直爬到了那高高的楼顶上，好在他没有往下跳，他只是在上边默默地坐着，坐得整一栋楼的人一个个都心惊肉跳的，尤其是李城，简直吓得半死。那后，李城就再也不敢吓他了，他总是乖乖给他递上一点吃的，然后让他走走走，走吧你。

从楼顶下来的李四，后来说是再也不要那些吃的了，他把那些吃的全都丢在了楼脚的垃圾桶里。这一点，看到的人都觉得不可理解。

出事的那一天有很多的说法，但我知道，很多都是不真实的，都是对李四的嘲笑或谩骂。我相信的只是有关馒头的那一个。

时间说是已经中午，那个捡垃圾的老头也就是他们说我的父亲其实是李四，说他正从大街边的一家馒头铺经过，那是一家瓦城很有名的馒头铺，瓦城人喜欢称它为老馒头，李四看着老馒头里的大馒头，他想他应该吃两个，他以为他身上还有钱，他张嘴对老馒头的小老板叫道，给我拿两个。

可是，他掏了好久，才掏出了一个馒头的钱。

他的脸色于是有点难堪，他把声音也低低地压住了。

他说我先买一个吧，我先买一个。

他拿了一个就悻悻地走了。说是那个馒头，他后来没有吃，而是把它扔掉了。谁也不知为什么，只说他一直地拿着，一直地看着，最后就把它抛到了空中。

也许，就是扔掉馒头之后他来到了李香的家门前。他想用我父亲的身份证再一次把李香的房门打开。他想进去找些吃的？他想进去好好地躺一躺？毕竟，他是他们的父亲呀！他累了，他不想再走了，他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

然而，他却怎么也进不去。

我父亲的身份证早已软耷耷的，怎么捅，也捅不开李香的房门了。李四不禁为此伤心起来，他绝望地摇摇头，恨恨地把我父亲的身份证丢进了楼道上的垃圾桶。丢出之前，他

也许闭了一下眼睛，然后软软地坐在了楼道上，然后，呜呜地哭了起来，哭得颤悠悠的。

随后，他出现在了瓦城人民法院的大门里。

在他想来，他已经是走投无路了，这里，是他最后的选择。

法院大门的一旁有一个接待室，那是专门接待告状的。

李四直直地朝接待室走去。

接待室里有很多人，几个法警正在不停地忙碌着，但他们几乎都看到了进来的李四，有人给他点点头，让他先找个地方坐着。

李四却不坐。他就那么站着。

他说我要告我的三个孩子！他们一个叫李香一个叫李瓦，还有一个叫李城。

他的声音很急，他的声音很躁，他的声音把他们全都震住了。都朝他愣愣地看了过来。

这时，有一个脑袋从旁边的门里探了出来。那个脑袋认识李四，他就是李瓦的那个警察朋友，叫李四拿出身份证的是他，用手铐把我铐在树下的也是他。他怎么无处不在呢？无处不在的警察当然是好警察了，但这天他来这干什么？李四还没有把话说完，他就指着李四大声地喊道：

你们别听他的，这老头是一个捡垃圾的老头，他想冒充李瓦他们的父亲，李瓦是我的朋友，我见过李瓦的父亲，李瓦的父亲已经死了，李瓦的父亲长得跟他有些相似。

李四突然就愤怒了，他指着那警察也骂道：

他胡说！我知道他跟我的李瓦相好，他胡说！

那警察没有理他，他冲上来就推着他，他让他往外走。他告诉他走走走，这里不是你进的地方，这里是给那些有冤的人进来的，你走吧，你想讹诈你到哪个垃圾桶边讹诈你们那些捡垃圾的去吧。走走走，不走我就把你关起来。

李四的任何抗拒都显得力不从心。

就这样，李四被那警察推拉着，一步一步地退出了法院的大门，一步一步地被推到了法院门前的大街上。

一场无可避免的后果，就这样随后发生了。

李瓦和他的姐姐李香，俩人正在大街边说着什么。也许他们是无意中出现在那里的，他们不可能是有意，但他们被那警察一眼就看到了。那警察忽然就大叫了一声李瓦，然后给李瓦招招手，像是抓住了一个什么坏人，他提着李四就直直地走到了他们的面前。

他说李瓦，你知道这老头跑进去干什么了？他到里边告你们去了，他说，他是你们的父亲。

李瓦笑了笑便朝李四凑过了脸去。

他说老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

肯定是疯了！一旁的李香随口说道。

就在这时，李四的两个巴掌突然闪电一样，叭叭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。

打完，李四转身慢慢地往前走去。

李四的巴掌很重，打得李香满嘴哇哇地乱叫，她想上去拖回李四，却被弟弟拉住了。他不让。那个警察也被李瓦拉住了。

他说不要去管他，让他疯去吧。他肯定是疯了的。

李瓦的话李四听到了，李四听到后李四不走了。

他突然笑笑地回过头来。

他笑笑地看着他们。

然后，脑袋一闪，撞向一辆飞奔而过的大卡车……

听说，李四的血，洒了一地。

李四的死，我是在米城的晚报上看到的。瓦城的事情怎么跑到米城的晚报上，我不知道。那张米城晚报就丢在街边的一个垃圾桶旁。我一看就愣住了，我的心咚咚地乱跳，好像要跳出我的胸膛，我没有多想就跑到了米城的汽车站，连夜赶回在瓦城的路上。

米城的晚报说，有一个捡垃圾的老头，有一天，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女孩怀里捧着一张她刚刚去世的爷爷的遗像，他发现那张遗像跟他长得几乎一样，于是就异想天开，想冒充那女孩的爷爷，想从此过上一种不再捡垃圾的生活，但是，女孩的家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他的痴心妄想，最后，那个捡垃圾的老头竟因此而发疯了，他傻傻地笑着在大街上撞死在了他们的面前。

这样的故事，在瓦城不会新鲜太久，三五天我就能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，不同的只是故事的真假。可谁能告诉他们故事的真假呢？你告诉给谁呢？谁相信你呢？我能够做的，就是赶快回到瓦城，回到瓦城去认领李四的骨灰。

我不领，他李四就会永远地没有人领。

火葬场的外边太阳挺大的，但火葬场的里边，却让人感到阵阵发冷。

窗户里的那个人，还是李四原来跟我说的那个光头。

我说，前两天有人送来了一个老头，叫做李四，记得吗？光头摇了摇，说没有。我于是发现说错了，我改口说，是一个叫胡来的老头，叫胡来，记得吗？光头还是摇了摇，说没有。我只好给他拿出了那张晚报，我让他看看那上边的文章，他这才呵了一声，然后问，你是他什么人？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光头说，是你的父亲吗？

我只好点点头。我怕他不给我认领。

光头的嘴里便毫不留情地骂了起来，他说你知道一个人能死几回吗？一个人只死一回你知道吗，可你怎么连父亲的死都不管呢？我说我不在家，我说我是看了报纸才知道的。光头就说，你不在家你到哪儿去了，你不是捡垃圾的吗？我说我是捡垃圾的，但我到别的城市去了，我去了一趟米城。光头便觉得奇怪，觉得不可思议，觉得一个捡垃圾的，你到米城干什么呢。我没有回答他。我说，我父亲现在在哪儿？他说你先交钱吧，我们不能白白帮你火化你知道吗？我说行，我交钱。他就带我走了，交完钱，他们才把李四的骨灰盒交到了我的手上。

走出火葬场的时候，我却突然走不动了。

我的脚突然一软，我跪倒在了如火的阳光下。

看着手上的骨灰盒，我的嘴里禁不住默默地问道：

李四……李四大叔，如果我不离开你，你说，你会死吗？

……

我把李四送回山里的那一天，一出门，天就下起了雨来，我曾犹豫了一下，但我后来想，也许那样的雨，就是为了李四而下的，就直直地往车站走去了。从瓦城到瓦县，雨没有停过，雨一路地下着；从瓦县到瓦镇，雨还是没有停过，雨还是一路地下着。从瓦镇开始，车就没有了路了，就要开始走路了，老天爷这才忽然地睁开了眼睛，把雨悄悄地收了起来。但我却不走了。山里的路都是石板路，并没有太多那种想象的泥泞，但我走到李四的山里，天也黑了。我住哪呢？我还不如住在镇上。

住在瓦镇的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李四从后边忽然揪住了我的衣领，他说，我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知道。他说你知道了你就应该替我报仇你知道吗？我说你不是自己死的吗？你报什么仇呢？他说不，我是冤死的我当然有仇，你一定要替我收拾他们。我说算了吧，他们都是你的孩子你的骨肉，你用不着这么歹毒。他说不，你要是不替我报仇，我就死不瞑目。我不答应，他就一直地拉扯着我的衣领，说一句拉一下，拉一下说一句，拉得我全身像散架似的，感到一阵阵的冰凉。我只好说好好好，我怎么帮你，你说吧，我看我能不能帮你。他的手这才慢慢地给我放下。他说你当然能帮我，你肯定能帮。你不是有个理想要成为瓦城的人吗？我说是，我说这是我的理想，也是我父亲的理想。他说那你就努力，你要尽快在瓦城买下一套你的房子，然后，你就去追求我的孙女艳艳，你先是跟她恋爱，然后你跟她结婚，然后，等他们的爸爸妈妈和她的叔叔都老的时候，你就像他们对待我一样对待他们……但他没有说完，我就跑开了，我嘴

里说不不不，我不！我不是说我不喜欢他的艳艳，不是，我是觉得他的这种想法太他妈的小心眼，太他妈的庸俗了，瓦城的垃圾堆里，每天都扔有很多这样的故事。我觉得没什么意思。然后，我就醒来了。

醒后我还摸了摸后边的衣领，我感觉着有种异常的冰凉。

本来，我想把李四放进他老伴的坟墓里，让他与他的老伴永远地生活在一起的，但我后来放弃了，我想他的老伴不一定就喜欢他，因为他临出门的时候，她曾劝过他，他要是不到城里去，她是不会死的，但他不听，我想她不会原谅他的。

最后，我把李四和我父亲放在了一起。

我想，这两个老头，他们不都渴望他们的孩子成为瓦城人吗？一个早就实现了，另一个还远远地看不到边，让他们两人在一起交流交流，也许是挺有意思的，至少我父亲的经验可以弥补李四的某种失落，而李四的经验又让我的父亲对我表示深深的歉疚。埋好后，我给他们俩人深深地鞠了三躬，我说你们好好聊吧，我走了，我还得回我的瓦城去。

路过李四那块地的时候，我停了一下，我想起了地里的稻草人。

然而，那稻草人早已经倒在了地上。我觉得不对呀，当时我插得挺深的，怎么就倒下了呢？我把稻草人扶了起来，重新插好，而且插得深深的，然后，我学着李四当时的样子，先是整了整李四的那顶帽子，然后从他老伴的衣领那里慢慢地整理下来，然后到胸襟，然后到衣摆，一点一点，细细地没有放过，就连那稻草人手中的那一个白色的塑料袋，我也给

重新系好。但就是这个塑料袋，我才刚刚系好，它忽然就飞走了。是一阵风把它忽然吹走的。它先是跟着风动了动，忽然就从稻草人的手里飞走了，就像一个白色的精灵。

我想我明明是系好了的呀，它怎么就飞走了呢？

我的目光愣愣地追随着它，我有点发呆。

忽然，我好像发现了一些什么，我看到它飘去的前方，就是瓦城的方向。

于是，我大声地喊了过去，我说慢点，你等等我！

然后，我拔腿朝我的瓦城飞奔。